篆刻入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篆刻入门

孔云白著



上海书店印行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
一九三六年版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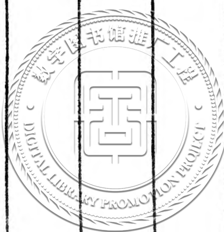
敘述

印章始於邃古。稱盛晚周。至漢而極。六朝漸衰。唐宋則更形日下。元代吾丘衍趙孟頫出。乃力為提倡。於是刻印一藝。躋而上之文史之林。以與書畫并轡齊驅。明清二代名家輩出。或研朱弄石窮年兀兀。或蒐聚鑑玩殫精竭力。非僅為徵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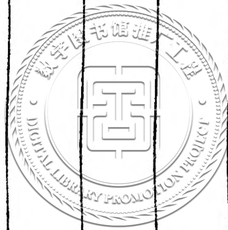
印學既昌。論印之籍自亦盛起。然多彼此剿襲。最為無聊。尤屬泛論不切實學茲就平日聞之於師。見之於書。參以經歷輯成是篇。以便於初習治印者之參考。非敢以聞大雅也。

治印視之雖簡。一刀一石而已。然非先明古印之制度篆體之變化。以定格例。求書藝之精研。用刀之正規。以適取法。何為乎工。治印誠小技豈易草草為之邪。自乃列識印為第一。別篆為第二。篆印為第三。用刀為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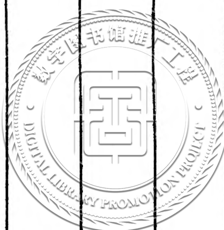
致於擊邊及具款。乃治印之餘緒。列第五。名家法刻。派別攸分。為參考之助。列第六。古人印論。堪足採取。以求深討。列第七。用具印質。印紐坿誌於後也。列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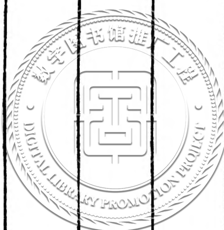


篆刻入門目錄









會稽孔雲白著

識印

璽印。古代所以持信之物也。周禮掌節曰貨賄用璽節。注曰。璽節者。今之印章也。蓋古代凡執以為信之物皆謂節。如符節。旌節是也。其原出自圭璧。自天子而下以為祭祀廟聘之用。猶是執以取信。僅為持佩而已。其後乃用以封檢。釋名（釋書契）曰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清末發見之封泥。猶能窺其遺制。蓋古之簡牘上必施檢。然後約之以繩。填之以泥。按之以印。其或盛於囊者。則更約繩封印於囊外。其製如今之火漆印。所以封物也。自簡牘易為楮帛。而封泥之制。始變而為濡朱（朱印之事明見於史籍者始自北朝）漢以後紙雖盛行。而官私文書猶兼用

簡牘。至南北朝之末季乃始全廢。故周秦至六朝官私璽印。大抵皆方寸。隋唐以來制亦漸大。至於後世。乃以印之大小而別官之尊卑。蓋其用不同而形制亦隨之而變矣。

秦以前。民無尊卑。皆得稱鉨（即古璽字三代印無作璽字者）其質金玉銅犀。其紐壇台龍虎。各從所好。及秦併六國。以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即或用之。非侯王大臣不可也。臣下乃改稱曰印。漢兼有稱章者。唐代以後。天子或稱曰寶。臣下曰印。或曰記。又曰朱記。明清以來或稱曰關防。各隨官制而異。其通稱則皆謂之印。

論印者。多自秦漢而至六朝。唐宋以來未及也。蓋印章至六朝純乎匠氣。徒競纖麗。文字尤乖六義。不足為後世所法。是故治印者必以摹秦漢印為宗也。

治印必先摹古印。所以識古印之制度。明古印之法則。亦如學畫之摹古稿。學書之臨古帖。同為初習必究之工。非摹擬無以得古印之神。何以能名家。致若自矜聰明。則往往非習乎怪。即失於俗也。然古印中之足摹擬者夥。其宜於初習。而易求工妥隱健者。莫外乎漢也。蓋其體制既多。易於變化。文字平正。便於領悟。無古鉨恬淡之深奧。無秦印遒勁之難工。更無六朝纖弱之病。唐宋妄怪之失。此所以歷來作者動輒眩為仿漢。非無因也。古印因時代之轉移。隨之而有變化。即其名稱亦殊不一。今據流傳於今世者。考其形制之沿革。分為三時期。一周秦。二漢魏六朝。三隋唐以後。

周秦時期

三代官私璽印。銅銀玉石皆有之。其文字古拙。增省改變與鐘鼎彝器不

盡相同。而不可識者尤多。按其時代多屬周代及秦初之制。故後人乃統名之曰周秦古鉨。若細分其類。則又有古鉨。小鉨。秦印之別。

古鉨

古鉨之發見最晚。前人以其字體難識。多附錄於漢印之後。亦有遺而不錄者。故前代著錄古印。僅稱秦漢而已。及程讓堂序潘氏看篆樓印譜。於王氏之鉨及私鉨諸印。始知鉨即古璽字。潘伯寅序齊魯古印攈言自三代至秦皆曰鉨。於是古鉨之名始定。从土者作⿰土尒。从金者作鉨。或竟省作尒。為印章之最古者也。

古鉨無定制。大者數寸。小至累黍。精麤優拙。關於國界之文野時世之遠近。方圓長闊變化最多。有作凸形者。凸形者有一印分為三體。作一方一圓一三角者。有一印分為四體。作四小方形者。種種詭異。非見印拓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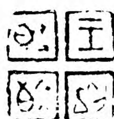
言狀。白文印多有邊闌。或更加有豎界及橫畫作田字格者。亦有僅作橫豎十字格而無邊闌者。朱文制尤精妙。官鉩形較大。多白文。官名可識者。有司徒司馬司工司成司祿之屬。皆周代官制。可以證其為周印無疑。私鉩形較官鉩為小。多作姓名之鉩及姓名訊鉩。訊古信字。訊鉩亦猶印信之義。而吳窓齋釋作計鉩者也。亦有僅稱私鉩而不著姓名者。程瑶田以為古人之質樸也。然古鉩之辨認。實不拘於鉩字之有無。要以其制作文字而甄別之也。


















朱文雜形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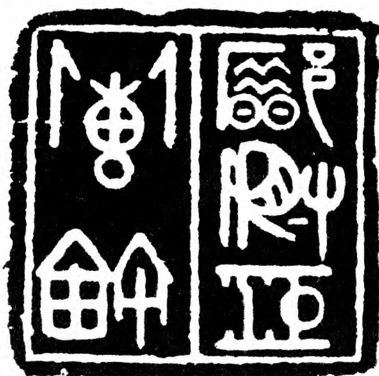
私鉨







官鉨



























巨鉨

白文雜形鉨






五面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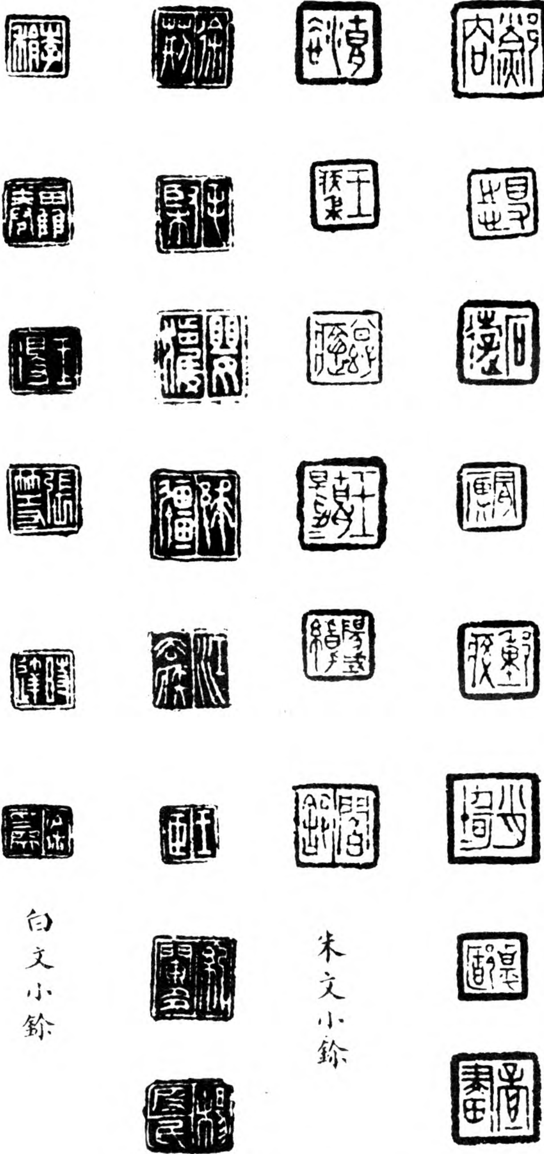


不著姓名之私鉩

小鉩

周秦之際。印制甚小。僅當今尺之三五分許。朱文多闊邊。書體恣肆奇放。古秀蒼逸。所謂寬能跑馬。密不容鍼也。文字多不可識。昔人目為秦印。以文字例之。當為亡國之物。白文多有邊闌及直豎。作田形格者。長方者作日形格。其文迫似小篆。整美清麗。或同漢隸。刀畫險峻。奇秀之氣為列代古印之冠。即後世所謂周秦刻印。當稍後於朱文小鉩。統稱之曰周秦

小鉨。陳簠齋印譜乃以此類古印別為一類。其中雖容或有西漢初時之物。蓋制作文字相類。不易辨也。



白文小鉨

朱文小鉨










長方形小鈢後人亦稱曰半通印







腰圓及圓形小鈢

秦印

秦代天子稱璽。臣下稱印。印字之見於印章者。始於秦代也。其文嬌媚可愛。古勁蒼秀。全為小篆。證以泰山瑯邪諸石刻。筆意如出一軌。固同時物也。官印作四字。多白文而有田字格邊闌。印制較小鈢為大。又有作吉語

誡訓語者。如日日敬毋治。忠仁思士。上賢事能等。其制度文字一如官

印。當全屬秦印無疑。民間私印全同晚周。即上述周秦小鉩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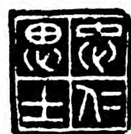




官印




私印






誡訓語印

漢魏六朝時期

漢因秦制而變其篆法。平正莊嚴。與隸相通。別具一格。增減改易均本六書。雖尚簡便。妙在自然。轉折血脈。一氣相貫。肥不壅腫。瘦勿枯槁。有莊重之態。無怪僻之形。古朴渾厚。非他印所及。乃印章之極盛時期也。流傳於今世者亦最夥。其制歷魏晉而不改。觀漢魏晉之蠻夷印可概見也。及六朝而制稍異。印亦稍大。然其式與漢無甚區別。故前人譜錄。概目之為漢印。

漢印無論官私。以白文為主。朱文則甚罕見。及魏晉以後始有朱文印信

之類也。漢印多屬銅質。間有銀牙玉石之屬。銅印文多鑄。亦有刻者。惟軍中官印則多鑿。以其急於封拜。未及待鑄也。

漢印之制。最為繁雜。茲就古印中所習見者。分為三類。曰官印。曰私印。曰雜印。封泥之發現最晚。前人論印多未及之。茲從其類。列於雜印之後。以便仿其體制者之參考也。

官印

漢官印以四字成章。按其品級各殊其制。諸侯王得稱璽。然其所謂璽者。已非周代古鉩之制。其體制全同章印。故著錄家多以漢璽并入印中。不與周秦古鉩為類也。將軍太守御史稱章。章字之見於古印。亦始於漢也。瞿木夫以為其有兵權風憲之任。故改印曰章。然印與章實無尊卑之別也。其他各職皆稱印。亦有印章二字聯文者。則多見之於五字印。蓋太初

元年。謂漢以土德王。土數五。因改印章為五字。如安平侯印章。陽陵侯印章等。凡不足五字者。皆用之字足之。

官印多方制。間有作長方者。即所謂半通印。適當方印之半。桂未谷札樸云。少內與倉庫諸印。皆長而小。下吏卑職不得用徑寸方印也。此實為後世以印制之大小以別官秩尊卑之濫觴。有作腰圓形者。文曰車曲。疑後人偽刻。致於寧陽丞印一印。獨作圓形。實後人所磨圓也。又有作某某唯印者。唯亦官稱。雖未見於典籍。要之。當若地保里正之屬也。官印中有加姓名者。以官名而為私印之用也。如裨將軍張賽及功曹張欽之印等印。如今之以姓名上加職稱也。蠻夷印乃賜自中國。漢魏晉皆有之。秦以前僅匈奴相邦一印耳。姜堯章曰。歷代印文皆不稱代。惟蠻夷印則表國號。如漢歸義羌長。魏率善氐仟長。晉率善羌仟長等印。






王璽












丞印



尉印



侯印







相印

長印









司馬印

令印





















太守章

牧印

宰印





將軍章










玉宇章印






文老印



唯印



癸尊印









半通官印



官印之有姓名者



圓官印



蠻夷印











私印

私印之流傳最廣。占古印十之八九。其體制不同。例至繁雜。若以形制而言。則有一面印。兩面印（即穿帶印）子母印（即套印）帶鉤印。五面六面印。巨印等。以其文字而言。則可分姓名印。表字印。臣妾印。書簡印。總印等。致於體例之變化。則有迴文印。朱白文相間印。圖案姓名印等。

一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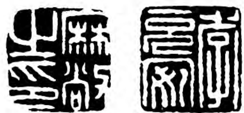
一面印。僅多刻姓名而已。刻表字及雜印。則極罕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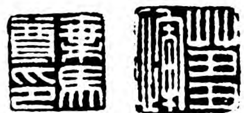












兩面印

兩面印。秦雖有之。惟不多見。流傳於今世者。多漢魏物也。其中有孔便於繫綬。故又名穿帶印。一面刻姓名。一面刻表字。或作臣妾。或作吉語。或作圖案。亦有兩面均為吉語或圖案者。致於官印之兩面者。極為罕見。僅十鐘山房印舉中。有高陵丞印陽陵丞印及騎部曲督軍曲候印諸印耳。



















秦兩面印

兩面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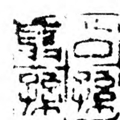



表字兩面印






臣妾兩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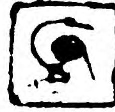


朱文兩面印






吉語兩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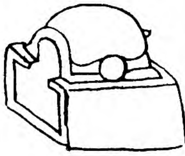





肖形兩面印

子母印

前人多視子母印為六朝物。實則漢亦有之。惟不易見。文多作朱而深細者。母印作某某印信。子則刻姓名或表字。母印鈕鑄母獸。子則子獸。套成如母抱子之狀。或子印作首。母印鑄身。套之而成完印。故亦名套印。有一套三印或四印者。罕品也。








二套子母印








三套子母印

帶鉤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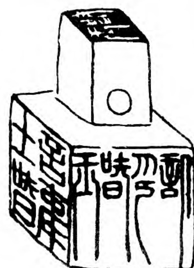
刻印於鉤之下端。依鉤之大小而製。便於兩用。多屬周秦之物。漢亦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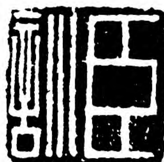
但帶鉤未必盡刻印也。




五面六面印

五面印較六面印為早。於古鉩中已能見之。六面印乃盛行於魏晉六朝間。其文有長脚。下垂作懸針狀者。不似漢篆之平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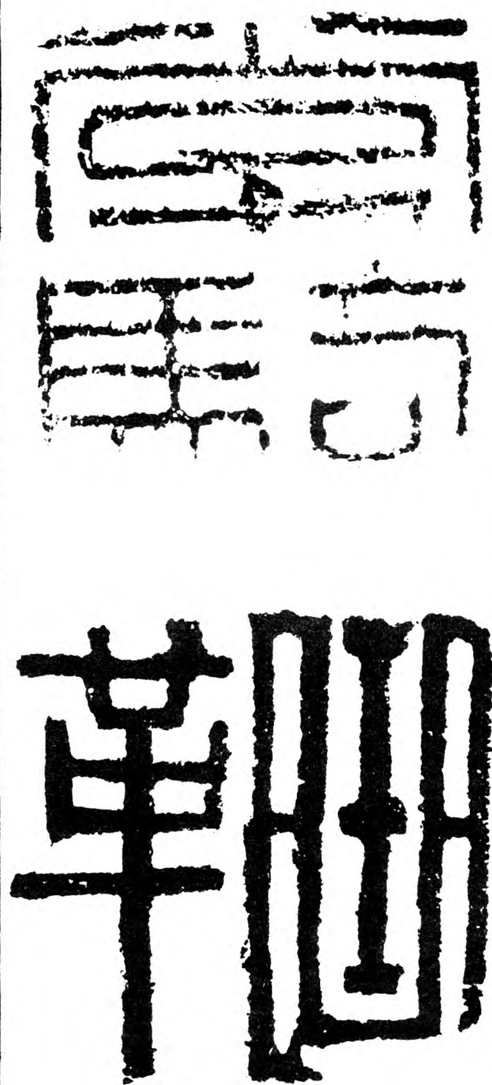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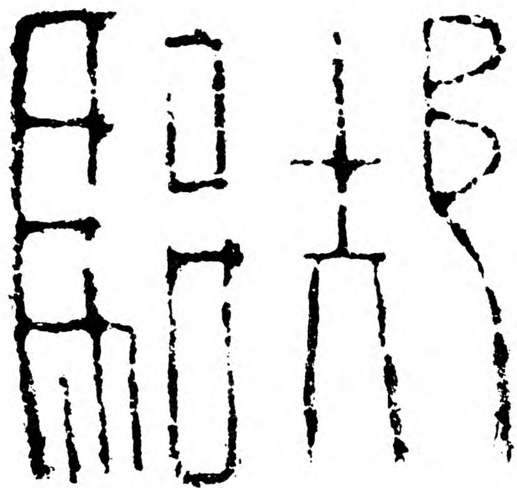




巨印

鉩印中有巨大至三四寸者。未審所用。其上非鑄鈕。而多作直柄。豈烙火之用歟。或云施於金銀鉼錠者。然古代以錢帛為幣。似又未盡然。觀日庚都萃車馬鉩及郏駘常騎諸印。疑為烙馬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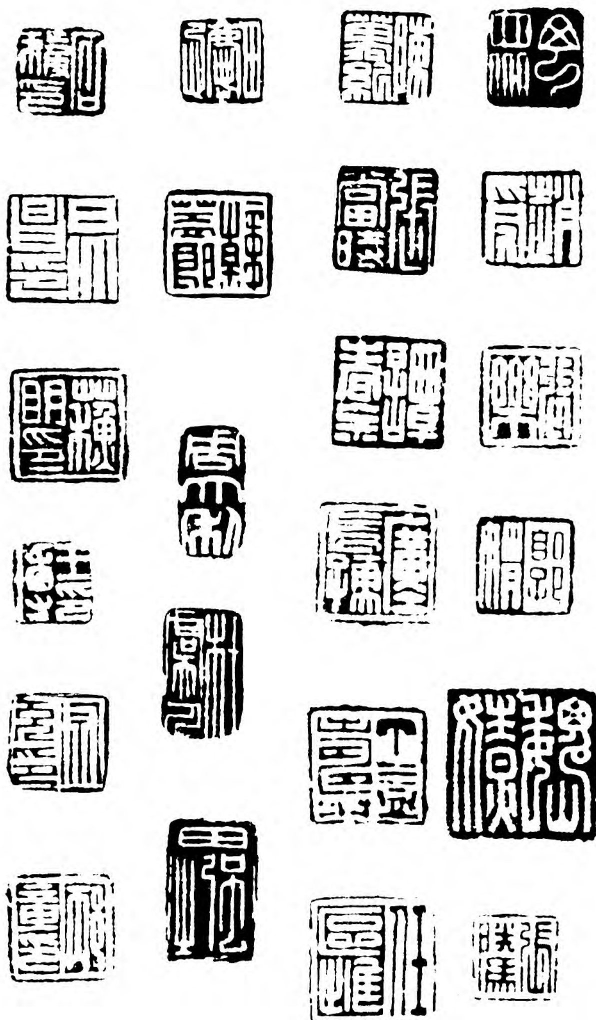


姓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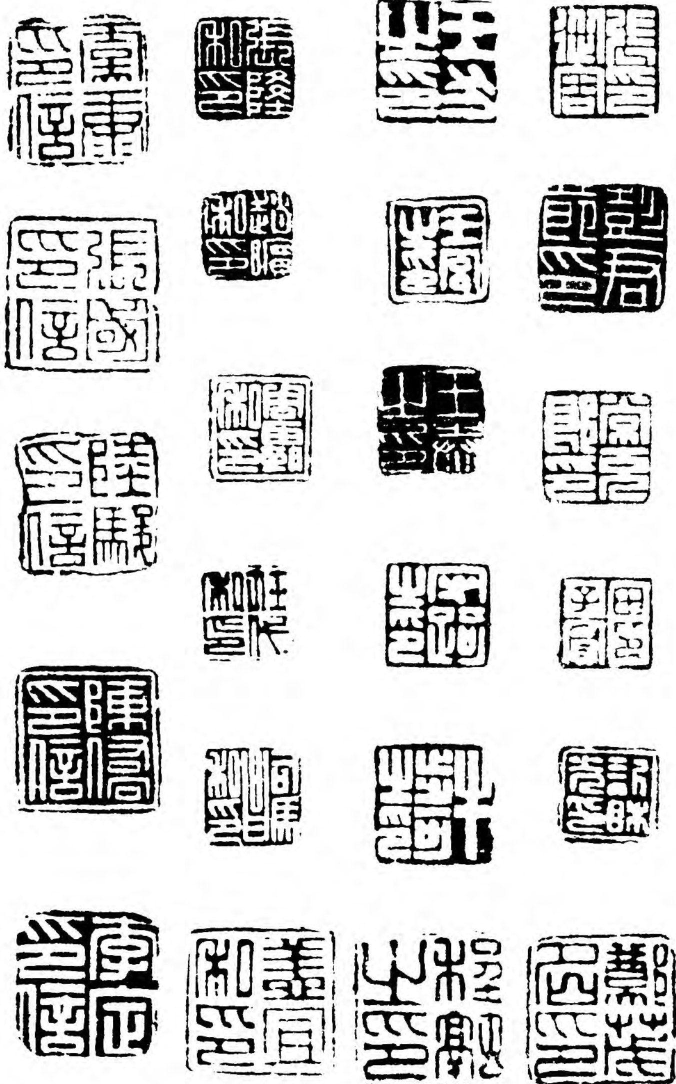
古人用印多僅刻姓名。或加印字。或加之印。而不及雜字。所以昭慎重也。

有作私印者。用於私書封記。所以別官印也。有刻某某印信者。多屬朱文。

盛行於六朝間。是均正格。若近人以章字易印字而為私印者。古代僅官印中有之。私印未見之也。



表字印



兩面印中。一面有刻君卿孺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少穉等字者。乃行輩通稱。又有曰字某某者。是皆用以別名。非為表德。近人表字印。往往有作某某甫者（通作父）古印中未嘗見之。當屬唐宋以後之制。或以甫為美德。若以入印。有自美之嫌。與作某郎某生者。均不足為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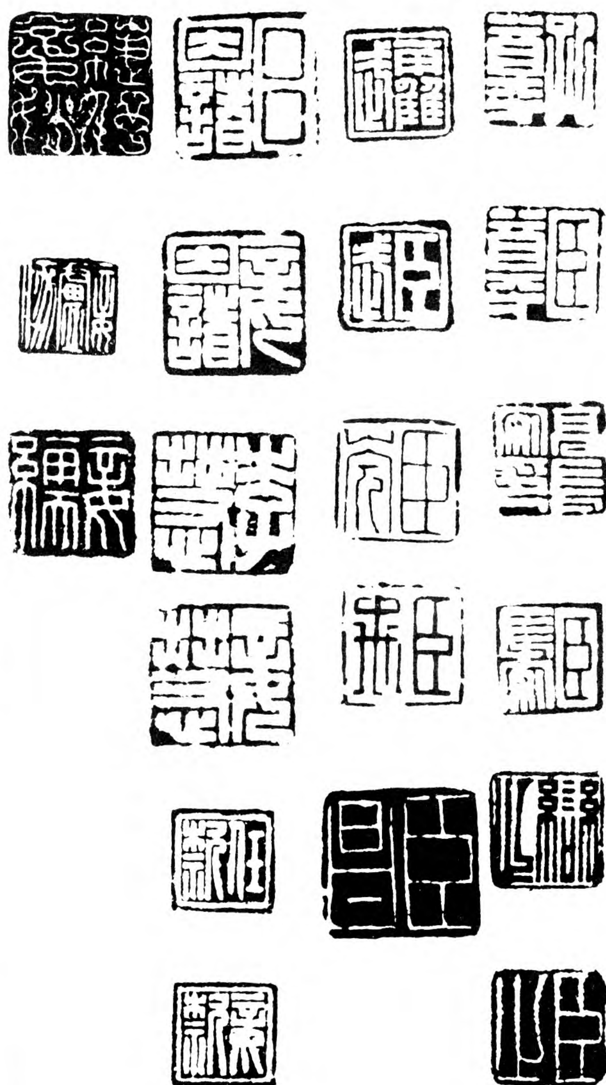


臣妾印

臣為男子之卑稱。不獨用於君前。其同類交接亦常用之。所以自謙也。於

兩面印中常能見之。妾印亦然。妾。女子之卑稱也。又有作賤子某某者。亦

此之屬也。



書簡印

古者書牘往返。通用一名印而已。所以持信也。其後乃有刻某某啟事。白箋。信印。言疏等印。見於六面印及套印中。更有作長句韻語者。如姓某某印宜身至前迫事毋閒願君自發印信封完。亦有僅刻封完。白方。白記等二字者。然多與姓名印并用。後人僅刻慎餘。副啟。護封等印。而不與姓名印并用。總嫌俚俗耳。
































總印

古印有連地名姓名表字等而為一印。後人名之總印。多六朝間物也。制亦古樸。別具一格。為後人所尚法。






迴文印

古印中有印字在姓下者。取雙名不相離之義。迴文讀之。仍為姓某某印。不識者多讀作姓印某某。謬矣。單名者亦有迴文。而後人刻詞句雜印亦

用迴文實不相宜。













朱白文相間印

古印有朱白文相間者。甘寅東以為皆後漢之制也。朱白相間之格式。殊為複雜。大致以字畫之多寡而使用之。若仿其式。當審其字體之適宜自然。不可強合。




















圖案姓名印

古印中有刻姓名兩旁龍虎形或雙龍形者。或四邊刻龍鳳麟龜者。即後人所稱四靈印也。更有刻形相以代本字者。在漢印中別具一格。














雜印

雜印乃官私印之外無可納類者。如肖形印。吉語印。黄神越章等。

肖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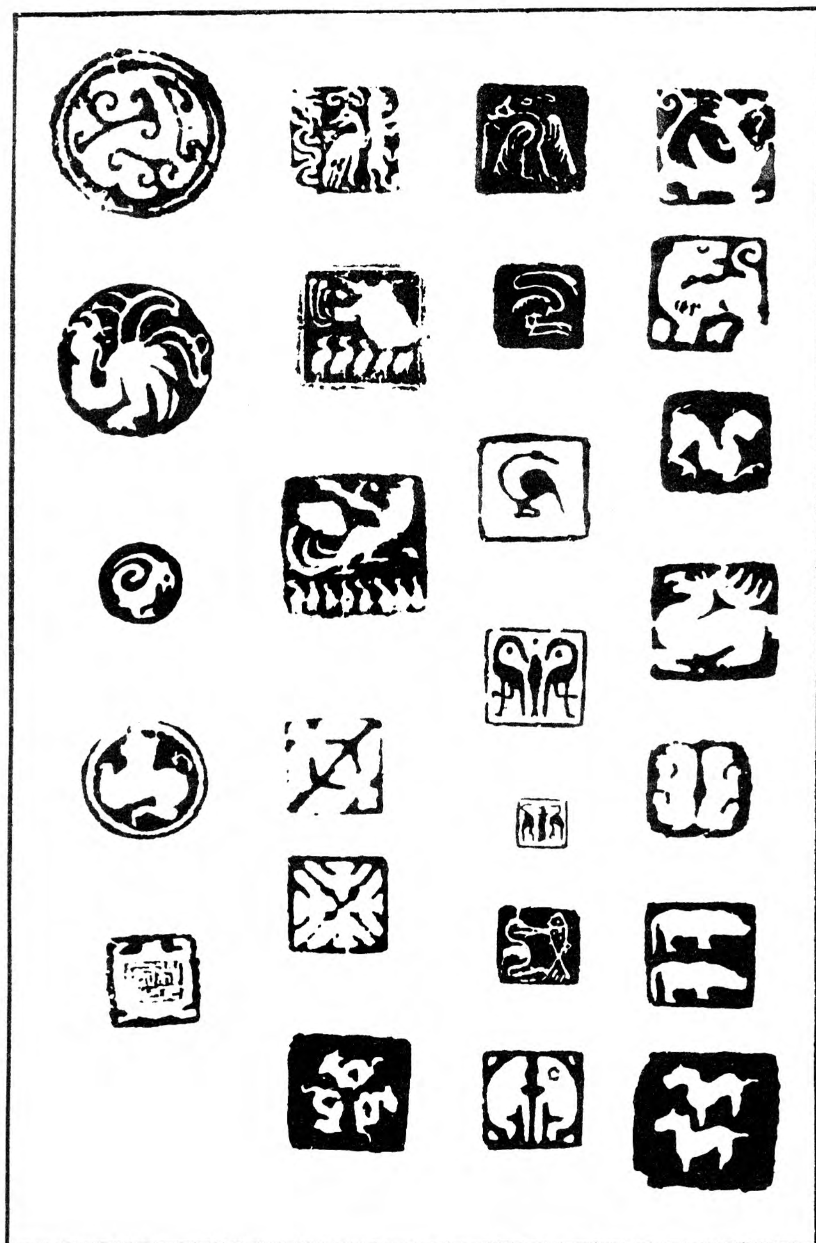
肖形印。周秦已有之。其圖案古緻渾樸。極為精妙。圓肖形印。陳簠齋以為夏商之物。然亦難確斷其時代。流傳於今者。以漢之兩面印為最多。品類繁雜。如龍鳳虎兕犬馬以及人物魚鳥車皿。飛潛動静。各各不同。一印中亦有二樣以上之圖案。且有圖案中低窪之處而有文字者。莫不沉雄古樸。一面印之作肖形圖案者。其紐往往即以其圖案為之。











吉語印

古人作事多尚吉祥。故古印中之作吉祥語者。亦影見也。即秦受命璽亦無非吉語耳。流傳於今世者。古鉩中亦能見之。漢之兩面印尤多。如日利大年。長樂。常富之屬。作四字者。如日入千石。宜官入財。日就富貴等。然語多不出利祿。正可見漢家君臣之志尚也。長句者。如延年益壽與天毋極朱文印。宜官秩長樂吉貴有日朱文印。及綏統承祖子孫慈仁永葆二親福祿未央萬歲無疆二十字朱文圓印等。其辭藻之華麗。莫與之比。實為後世詞句入印之稿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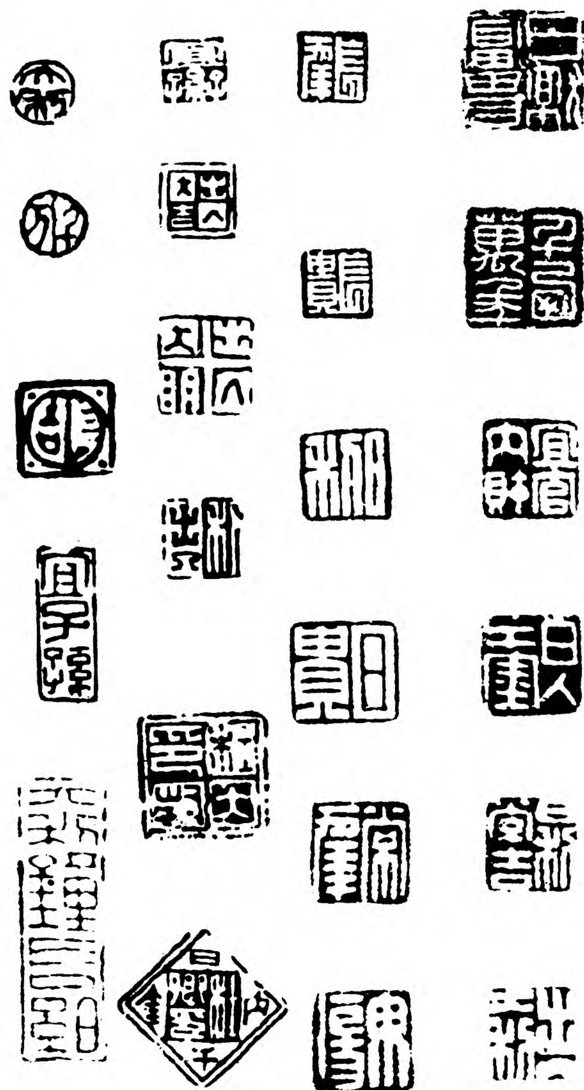






黄神越章亦屬吉語印之類。惟其使用不同。吉語印用以封檢。而黄神越

黄神越章



章則以佩也。古人以為佩黄神越章入山。可免虎狼患神之禍。後世漸廢。

又有作天帝使者。天皇上帝等。同一義也。



封泥

濡朱之制。始自北朝。漢魏以上多用泥封。泥土質堅。故能留傳數千年未見損害。近代發見之封。可窺其遺制。惟所見者。皆為漢魏之物。古鉩之封

泥極為罕見。官印占十之八九。且官職地名往往能與漢魏官印吻合。其裨益於官制地理之考古者。誠不尠也。

封泥之面有印文。背有版痕及繩跡。其色青紫。其形或為正方。或為不規則之圓形。正方者最為罕見。蓋簡牘之上或有印齒。其填於印齒中。則為正方。其施於囊外或無印齒之簡牘。則為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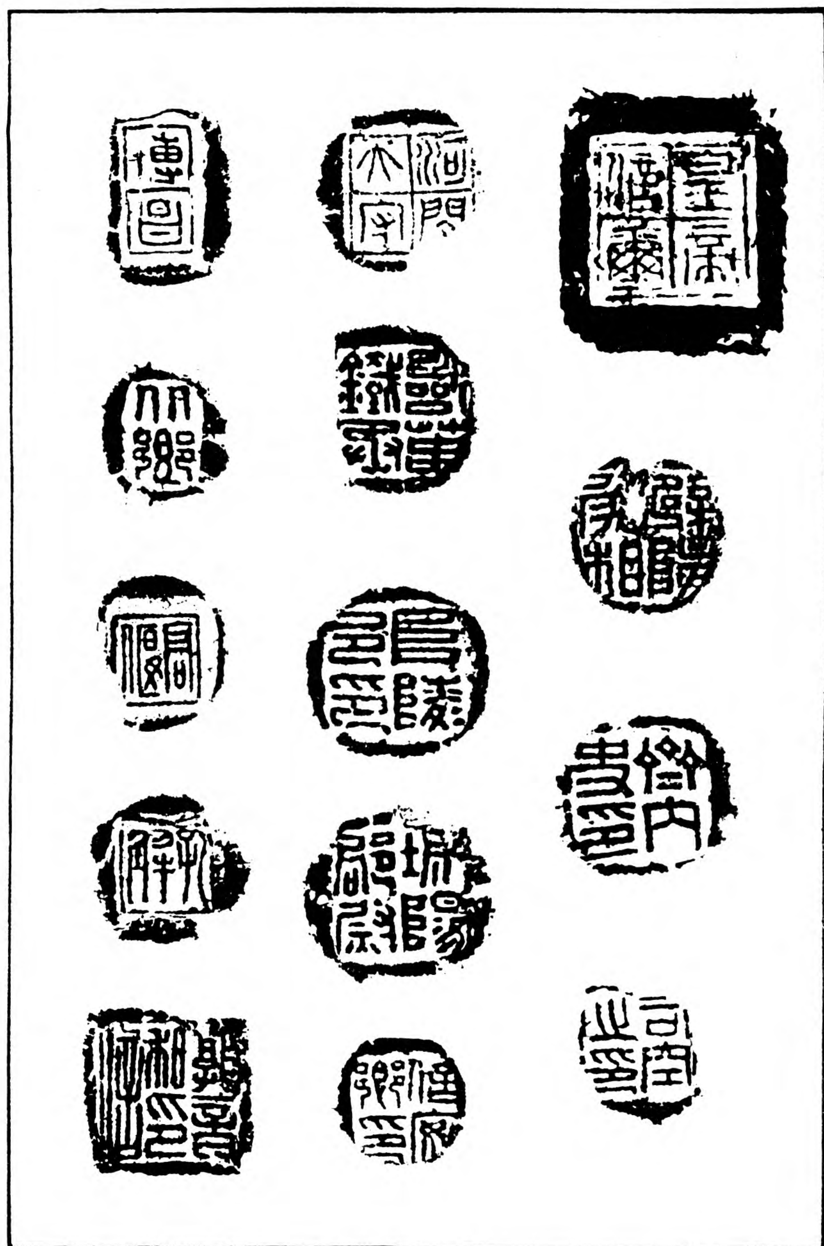
天子詔書。其泥紫。惟封禪之玉檢。則用水銀和金為之。謂之金泥。金泥。今不可見。紫泥則可於濰縣陳氏所藏之皇帝信璽封泥見之。其形方。為漢制六璽之一。青泥則尋常。官私諸印之封泥皆是也。











隋唐以來時期

隋唐以來。印制漸大。歷金元以降明清。竟達三四寸許。然印大則不可佩。故其印由紐而改為直柄。初時長約寸許。明代後柄亦漸長。約當一握。居印之中。以便於鈐拓也。印背多刻年月及掌鑄之官。亦有刻於側者。元明并刻字號。所以防範也。

漢官印。盡屬白文。隋唐以來乃改為朱文。但求盤旋摺疊。不合六書。謬誤百出。即所謂九疊文也。印之邊多與文之粗細相等。宋印。間有寬邊。其文之蟠屈亦較繁。金元印。邊闊者多。而蟠屈亦愈整齊。至明清。則盡屬寬邊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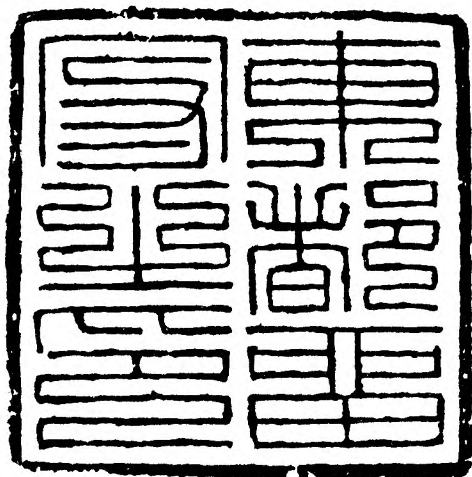
官印自隋唐以來。各以印之方長厚溥。分寸大小。以別官職之尊卑。品級之高下。非若漢之僅以紐綬為別也。且其文體亦頗有別。唐宋承隋法。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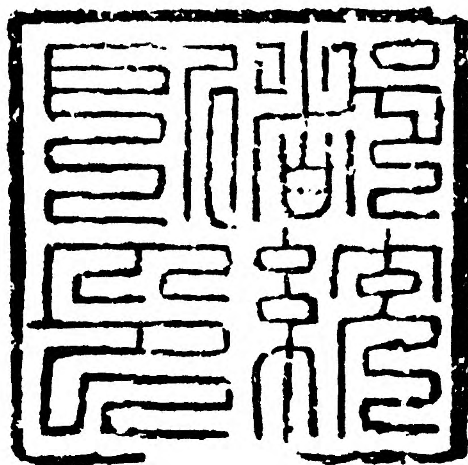
習九疊。好求纖巧。元代蒙人入主。乃間有以蒙文入印。明代亦延九疊。以屈曲平滿為主。將軍則用柳葉。王府之璽用玉筯小篆。監察御史用八疊文。清代關防官印則雜用諸體。并用漢滿篆者為多。隸書入印。官印中有右策寧州留後朱記一印。宋代所製也。為後世八分入印之濫觴。齋館收藏詞句別號印。多起於唐宋二代。乃一變古印之制。宋宣和間更輯宣和印譜。以列於藝事。而文人復多喜自制印章。於是印章舍徵信而外。且入鑑賞。此後世印學之所日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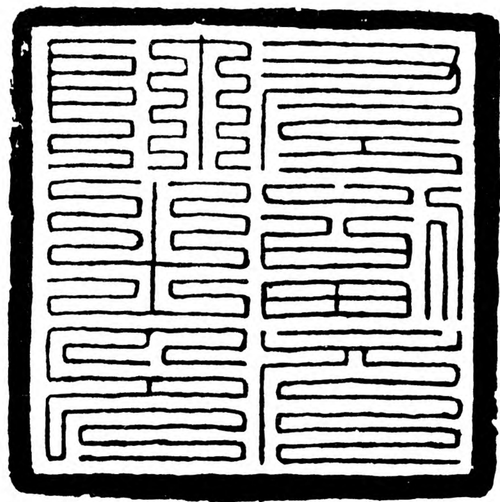
唐宋官印







金官印





蒙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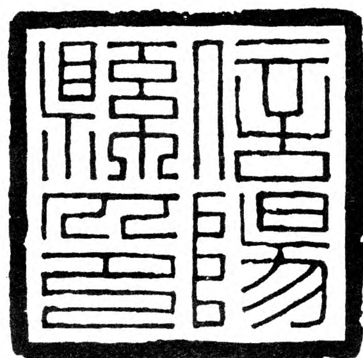
隆鎮衛親軍都指揮司經歷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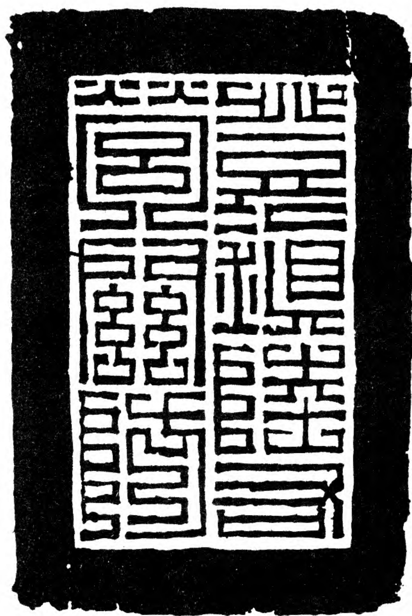
蒙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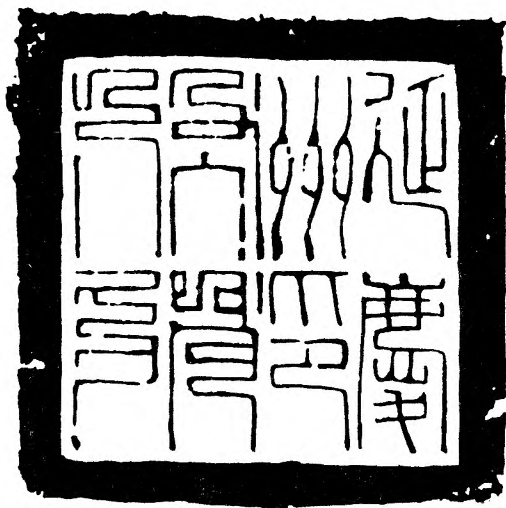
發往遼東鎮守百户印

元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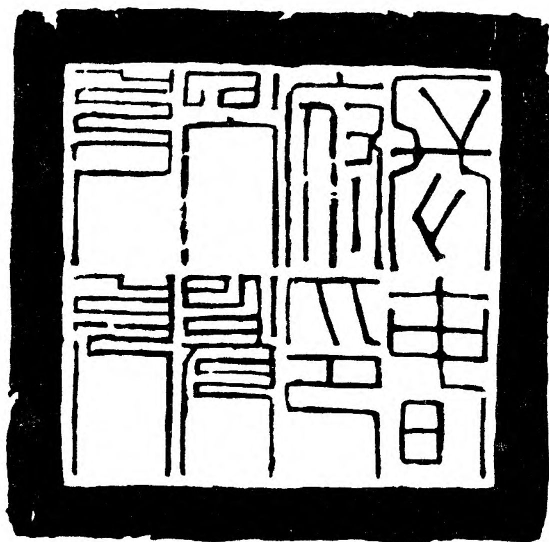


明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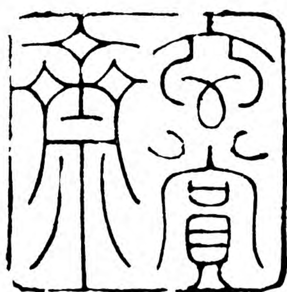
清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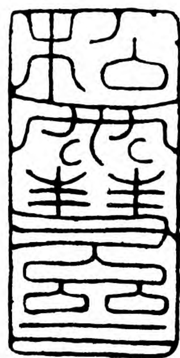


齋館印

世傳始於唐相李泌端居室玉印。其後乃風靡相從。矜持風雅。幾於人人有齋館印矣。宋元以來。此風益盛。明文徵明言。我之書屋多起造於印上。其風致乃可相見。至於齋館之稱。如曰樓閣館巢院齋軒堂等。不可縷計。其名則尤窮文極理。甚至有鄉音俗語斷句殘章以名齋館。實俚俗之甚。豈復有雅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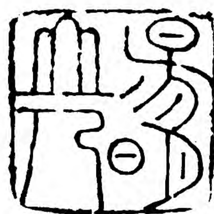






别號印

别號印。古未有也。始於唐代。後人爭用之。元代最熾。至今不衰。與齋館印同具隆盛。甚者一人纍有數别號。使人撲朔迷離。不堪記憶。别號之稱如曰隱樵氏客居士山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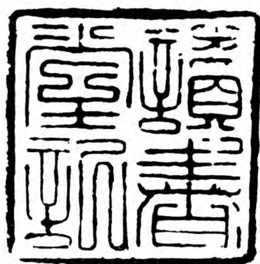




收藏印

收藏印。亦始於唐世。入宋而盛行。唐太宗自書貞觀二字作連珠印。玄宗之開元二字連珠印。皆用於御藏書畫。雖為年號印之肇始。亦圖書收藏

印之濫觴（未必信以為宋內府圖書之印實屬未當）其後王涯有永存珍祕印。梁秀有梁秀收閱古書印。米芾所目為唐末賞鑑家也。徽宗之宣和諸印。金章宗之明昌七印。尤為著錄家所艷稱。而為後世所效法。致於收藏名稱。亦頗繁雜。如曰收藏珍祕審定鑑賞過目等。不可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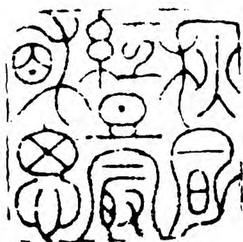


詞句印

世稱始自賈似道。實乃源於古之吉語印也。明清二代。尤為極盛。惟多屬

俗格。不足為法。如小石山房印譜。飛鴻堂印譜及明代清初各家刻譜所載。惟若製作清雅。以用於翰墨。亦文人游戲之舉。未始不可也。俗語入印。或暗藏詩句。或刻成篇詩文。均為識者所不取。

















花押印

花押印。始於宋而盛於元。蓋花書姓名。刻之於印。以為私記。不易使人摹倣。亦所以儆信也。宋代押印多僅一押。元代則作長方形。上刻楷書之姓。下刻花押。惟元代蒙人入主。蒙人多不通漢篆。故兼有參以蒙文或竟以蒙文代押於印中。亦別具一格。合同印。具制亦同。中分為二。如古之符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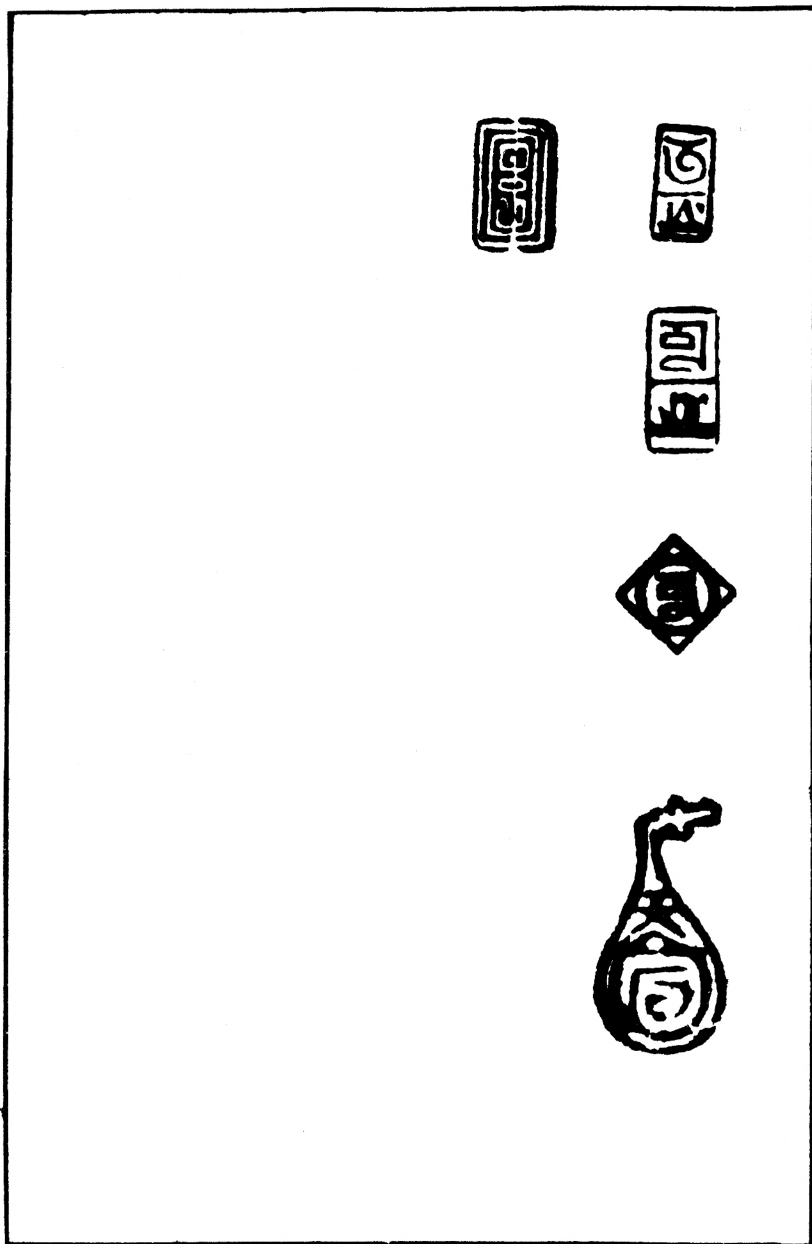












別篆

歷來印章以篆為宗。故治印者必先識篆。未識篆而欲語印。何異盲人語色。識篆先習說文。求六書以明古人造字之義。劉歆七畧說謂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寫物摹形曰象形。如日月是也。形不能象則指其事。曰指事。如上下是也。事不可該則會諸意。曰會意。如武信是也。意不可盡則諧諸聲。曰形聲。如江河是也。聲不可窮則因形體而轉注焉。曰轉注。如考老是也。因音義而假借焉。曰假借。如令長是也。有此六義。雖天地萬物。無不可為盡矣。六義既定。書有依歸。不致杜撰。然拘泥於說文亦不足取。試以古印觀之。一篆之變。數以百計。豈能斤斤乎點畫曲直之爭焉。元代蒙人入主中華。以其不善漢篆。間有以蒙文入印。清代之用滿文亦然。隸書八分之入印。昔人以為始自閩人宋比玉。實不知

唐宋已有之。元代押印。其姓多作真書。亦別格也。茲將歷代篆體之不同者。各述其大概。

古文

言篆者。以倉頡之古文為始。今人恒指為蝌蚪文。蓋古代無筆墨。以竹榦點漆書於竹簡。竹硬漆膩。不能行畫。輒成頭粗尾細之狀。以其象蝌蚪之形。故有是名。然流傳至今已不可見。會稽岣嶁碑。乃後人徇名而作。不足憑也。致於世傳之龍書鳳書仙人書龜書等。更屬荒誕無稽。

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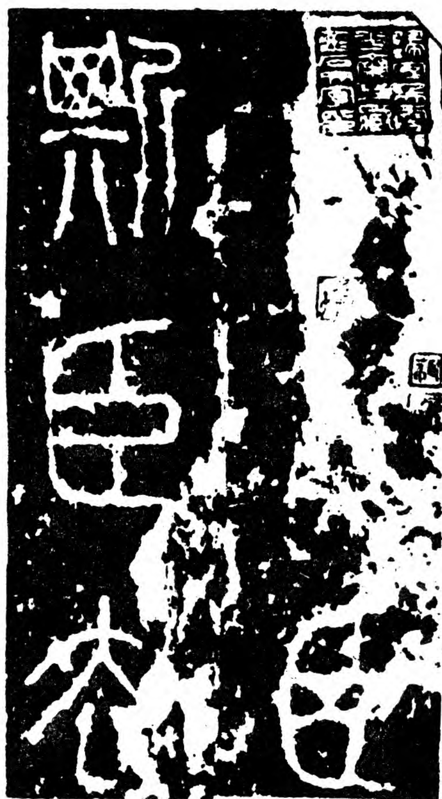
籀文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致損益古文而成。以其別於李斯之小篆。故亦曰大篆。流傳於今世者。可於周代鐘鼎彝器中見之。而古鉨中亦影。石鼓文。前人指為周篆。然究其用筆。已近秦篆。當非籀文也。



秦篆

秦篆為李斯損益籀文而成。亦曰小篆。古篆多參差。斜整大小無定式。而秦篆則崇尚整齊規矩。一點一畫矩度不苟。至今所流傳者。鐘鼎彝泉幣秦權秦量詔版以外。刻石者。如瑯琊泰山諸刻及宋人摹刻繹山碑翻本。

均能窺其遺緒。而秦印之流傳亦夥。當周末秦初之際。天下大亂。諸國各自為文。不相轉通。古印中有闊邊朱文小印。多為此時之制。多奇字。不可强識。而其婀娜秀逸之姿。尤為歷代篆體之尤。而前人言篆者。未語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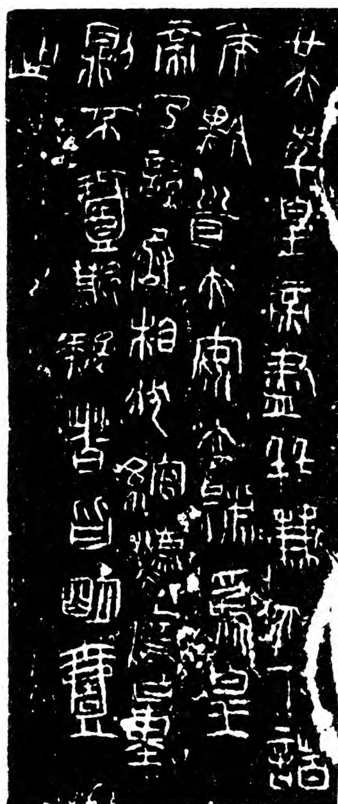


泰山刻石

秦二世詔版

楊廚鼎

承安宮鼎



秦權量

摹印篆

摹印篆即繆篆。為漢定六書之一（六書即古文奇字篆書隸書摹印篆鳥蟲篆）蓋秦代從篆而漢興隸。摹印篆則介於篆隸之間也。專為摹印之用。其文似篆非篆。似隸非隸。綢繆宛轉。別為一格。漢篆之流傳於今世者甚罕。僅漢碑篆碑及匋器漢鏡貨幣而已。除此則盡在漢印中矣。平正方直。莊嚴雅健。雖變化萬端。要皆不出六書。一筆之損益。皆有法度。外貌若拙而無一筆不巧。凡言

印者。莫不以漢為宗。非其字體之入神。曷克臻此。萬古不滅邪。

漢故

漢碑篆額

漢印文字

殳書蟲書魚書鳥書

殳書蟲書魚書鳥書等。其名雖有別。形實相類。古印中常能見之。其文多屈曲盤環。狀若盤龍或作獸形。既秀媚又莊重。驟視之若信手圖寫。而細研其筆意。則無一筆不合法度。古人指殳書為武臣朝天子所識君命也。此語不足考。按漢定六書各有所用。摹印別立一體。殳書入印。亦當時好事者之為耳。近見武意一玉印。武字作二鳥狀。意字上首作一魚。篆法新穎。古印中所僅見。豈即所謂魚鳥篆耶。或謂此係魚雁以施於書信也。此意亦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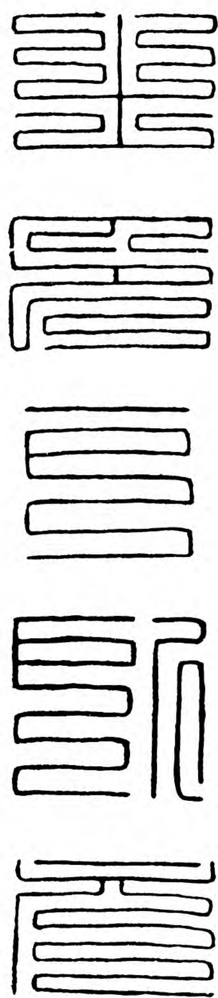






九疊文

九疊文始於唐。亦曰上方大篆。多盤旋褶疊之狀。意不甚古。蓋自漢以降。民性競尚奢麗。印文亦然。多不合六法。愈晚愈纖。亦愈匀整。純乎匠氣。自此江河日下。不可救矣。其稱九疊者。以九為數之終。語其多也。其盤曲之數自有多寡。惟九疊文入印。實不相宜。不足為法。



甲骨文

甲骨文為最近所發見者。為篆文流傳於今世之最古者也。文刻於獸骨

龜甲之上。多屬殷商卜辭。其刻法筆畫尖銳。鋒利無比。用筆秀勁。尤饒古意。以象形字為最多。近人有以摹印者。字文雖古。體例殊不相稱。



雜體

宋人以李陽冰之玉筯文入印。別創一格。玉筯雖源秦篆。而貌似神非。究其筆意。已不相類。惟字義尚無大失。苟能清雅不俗。用以入印。亦未始不可。元趙孟頫嫥為此體。更饒圓意。即所謂圓朱文也。

唐人意擬復古。妄自杜撰。徇名之作。不可勝計。若龍書穗書雲書龜書。十八體三十二體。及大禹衡嶽碑比干銘桀銘滕公墓銘延陵季子碑碧落碑等篆皆謬妄之書。不足為法。明人好奇怪。以之入印。自炫古奧。令人見之作三日嘔。治印者每為所惑。不得自拔。故取舍之間。豈不宜慎之乎。茲摹三十二體諸字。以見一斑。



鳥篆 迎字



墳書 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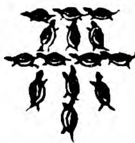
大篆 珉字



轉宿 寧字



鸞鳳 水字



龜書 平字



鐘鼎 經字



倒薤 昇字


麟書呈字


刻符成字


纓絡亭字


龍書晴字


彫蟲錫字


鵠頭墳字


垂露姸字


鳥迹輕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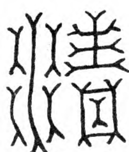

小篆撇字


奇字芬字


懸針精字


蝌蚪名字


上方大篆丁字


芝英精字


飛白形字


穗書贏字

金錯 星字

剪刀 英字

柳葉 稱字

玉著 靈字

垂雲 明字

碧落 程字

殳書 徵字

龍爪 興字

篆書之大概。已如上述。然欲治印。字文散雜。無以資取法。此乃不得不賴字書也。古代字書僅說文。故治印非拘於說文。即失之怪誕。自曲阜桂馥未谷始取漢印文字摹寫成冊。依韻分列而成繆篆分韻。一時印林奉為圭臬。然全書僅千數字而已。其後南海謝景卿續為鈎摹。即市上通行之漢印分韻正續集也。其文皆取漢代。秦印古鉩之文不列入也。吳縣

吳清卿輯說文古籀補。專集籀文。舉凡周秦鐘鼎彝器泉幣陶器古鉩等文字。無不收入。按說文排比。為說文重文所未列者。而每字之下標明所出。考釋尤為精確。學者宗之。其文以摹擬古鉩最為相稱。丁佛言亦為之續。曰說文古籀補補。容庚著金文編。係專集吉金文字。亦多屬籀文。與說文古籀補體例亦同。僅字數之多寡。考釋之稍異耳。

近代古印發見日多。字書一類亦日有所增。孟昭鴻輯漢印文字類纂及漢印分韻三續。羅福頤輯漢印文字徵。鉩印文字徵。其所收之字數較前諸書驟行增多。而昔人棄而不錄之小鉩。亦別列一類。學者稱便。

六書通。字文極多。惟多取後人杜撰。諸碑奇形怪態。不可入印。僅每字之第一字小篆尚無大失。初學者既好奇怪。不審真偽。兼以便於檢字。多喜用之。故此書之銷路最廣。惟其銷路最廣而受其毒者亦最夥。書賈

以其易於貿利。更疊出不窮。初習治印者。豈可不慎之乎。摹印取法不同。參考字書亦異。茲將各字書之足採取及各類參考品列表於后。其不足取法者不與焉。

印類	書名	作者	參攷品
古鉩	說文古籀補	吳清卿	鐘鼎彝器之拓片殷虛書契之拓片及古鉩印譜
	說文古籀補補	丁佛言	
	金文編	容庚	
	古鉩文字徵	羅福頤	
秦印	古鉩文字徵	羅福頤	鐘鼎秦權量詔版及秦諸刻石及印譜
漢印	繆篆分韻	桂未谷	漢鏡錢幣漢磚瓦當漢

類	書名	著者	附記
	漢印分韻	袁日省原本 謝雲生摹錄	碑篆額漢篆諸碑及印譜
	漢印分韻續集	謝景卿	
	漢印分韻三集	孟昭鴻	
	漢印文字類纂	孟昭鴻	
	漢印文字徵	羅福頤	
殳篆			古印印譜
封泥			封泥拓片
押印			花押印無字書可參攷
			元押第一字真書可參
			攷漢磚文買地券木簡

篆印

篆印必先習篆。以求篆體之筆法。得筆法則得字法而章法隨之矣。葉爾寬曰。印之所貴者文。若不究心於篆而工意於刀。惑也。蓋印人與工匠之所分亦在乎篆體之不同耳。印人用寫。工匠以描。描者雖非習篆亦能得篆之形似。而寫則非習之有素無以神其法。治印之於書藝實為第一要義也。趙凡夫曰。今人不會寫篆字。如何有好印。此實至語。先秦漢魏之印。能為萬世法則。亦字法耳。故治印者必先習篆書。不然尺幅之中尚未能平隱。況方寸之間乎。其欲求妥貼者難矣。

陳克恕曰。篆故有體。而丰神流動。莊重典雅。俱在筆法。然有輕重有屈伸。有俛仰。有疎密。能各中其宜。始得其法。千態萬狀。固自如也。穠纖得中。修短合度。曲處有筋。直處有骨。包處有皮。實處有肉。當行即流。當住即峙。動

不嫌狂。靜不嫌死。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是筆法也。此語雖屬泛論。而實有至理。

古人言印。必語章法。實不知章法只就字體而配置也。字能有筆法則章法自然而至。其行字之間。最貴有情有氣。有情則字之正側俯仰均得依顧。血脈相關。而舒展自如。得乎自然。不宜相背。若有相背。則全印必失調和。有氣則字能生動得勢。雖細如牛毛。柔若輕棉。亦覺有神。疲朱肥白。各有儀態。不致呆板乏味。

古人每譬如一印之章法。如大匠之造屋。先酌地勢之形。圖象之間架。及胸有全屋。而後量材。準尺寸。雕斵。結構。整理。方稱完屋。治印亦如此。當先審其印石之大小。方圓。長短。闊狹。而決定其取何種印式為宜。方者擬古鉨秦漢印無不可。圓者。可擬朱文圓古鉨。長方印。可擬秦長方印或半通

官印。總須以合於古法為上。印式既決定。乃再求字體之相參配合。書於紙上。觀其大勢。意匠經營。總當討出天然巧處。配合不成。則耐性沈思。自有所得。切忌牽强配合。草率完責。若徒逐字排列。非特呆板乏神。且總無古人法度。

篆印雖不務奇。亦不可庸。當以古典雅麗合於古法為宜。最忌妄怪杜撰。自炫聰明。實為大病。

摹古鉨宜取白文而有邊界者。其字宜清疎安帖。有恬然自樂之態。然不易得其神。故初學摹印者。以秦漢為宜也。

古鉨朱文。形式最多。尤非可想像。若擬其式。其文宜古拙。不尚取巧。

小鉨外貌秀媚婀娜。若弱不禁風。然實則無一筆不遒勁也。所謂棉裏藏針。外柔而內剛。其文橫畫。宜稍帶圓勢。轉角宜方。直筆宜勁而有韻。自能得

具風姿。印雖小而神最足。故治名印。以周秦小印最足取法。

秦印多有田字格者。其文宜古勁蒼秀。

漢印字多平正。疏密得體。那讓有定理。易於摹擬。外貌莊重古拙。靜若泰山。吾子行曰。印文當平方正直。縱有斜筆亦當取巧避過。然古印中有斜筆者亦未必盡能避免。而其相配得法。更覺有新趣。若故意避免。總成庸格。即印文中之有空處亦然。宜其自然空去。不可填滿。或謂印中有一空處。必更有一二空處以相呼應。則相得益彰。此義亦通。致於一印中字數筆劃有多寡者。古人亦有。以其佔地之多少為別。筆簡則占地少。筆繁則佔地多。使其筆筆間之距離均勻。然此仍嫌庸常耳。古印中有鐘壽丞印。官印。其字畫之多寡懸殊。而佔地相等。疏密肥瘦。差落自然。斟酌盡美。別饒古緻。於此印中可知古印之章法矣。

漢印中多滿白文。其筆畫自不得不填滿。惟須有勁。最忌浮腫如肥豬。急就章。文字參落。别為一格。摹此印非平日治印有素。不易見神。

朱白相間印。當求其字體之得宜。疎密之均匀。不觸目為上。不能强擬。

治朱文姓名印。以秦小鉩最妥。漢印無朱文。當於六朝間印信之類中求之。若以封泥之文字治朱文印。亦極相宜。元人圓朱文宜刻齋館别號詩句等散章。而不宜治名印。朱文印之邊。多與字畫之粗細相等。惟小鉩則特寬。致於近人治朱文印者。往往以字畫代作邊線。古印中實無見之。不宜學步。

白文印邊旁空處。或方格邊外空處。均宜與字畫之距離相匀。滿白文及急就章。則當視章法而定。亦不能拘泥。

治一字印。可法秦白文。一字印句繁者。仿古之吉語印及蠻夷印。均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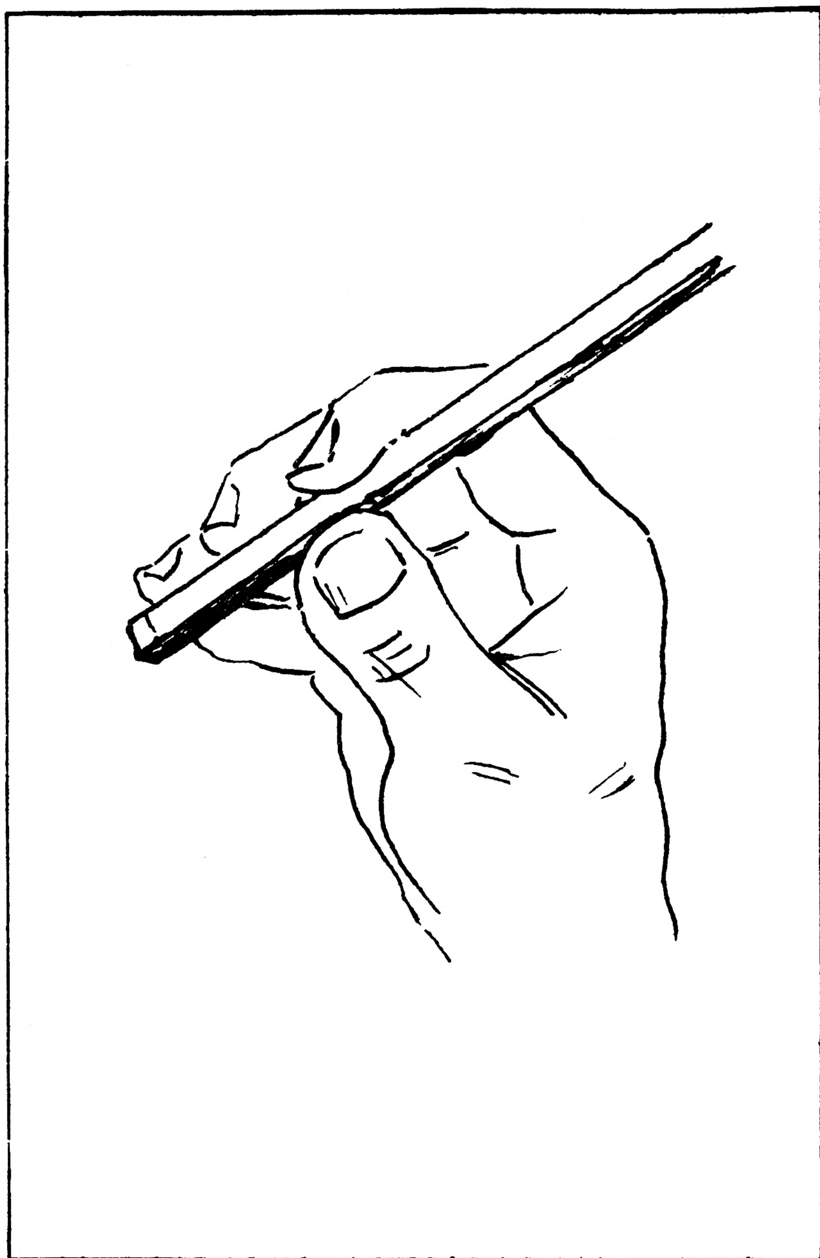
相稱。昔人篆印多書於石上。其文反用鏡照之。窺其有無倚斜之弊。惟初習者最感困難。書於印上。其手臨空。用筆必發顫。即能成文。亦必傾斜不齊。若有筆意未協。修改亦難。近人有書於油紙上者。頗可為法。其油紙以薄為宜。書於紙上。若有不妥則可改之或另書。無須翻復於鏡中也。俟其墨乾。覆於印石上。用水滲濕。使透以紙。汲其至微潮為度。另覆乾紙。用手指甲輕輕按摩。使墨色翻在印上。揭開後則字文完全在印上矣。而字畫轉側。絲毫不失原樣。若有未及印上或未明白之處。即用濃墨稍稍潤之。既不傾斜。尤無須修改。即可奏刀治印。久則修潤亦久。即將來直書於印上亦可能也。初學者用之。誠事半功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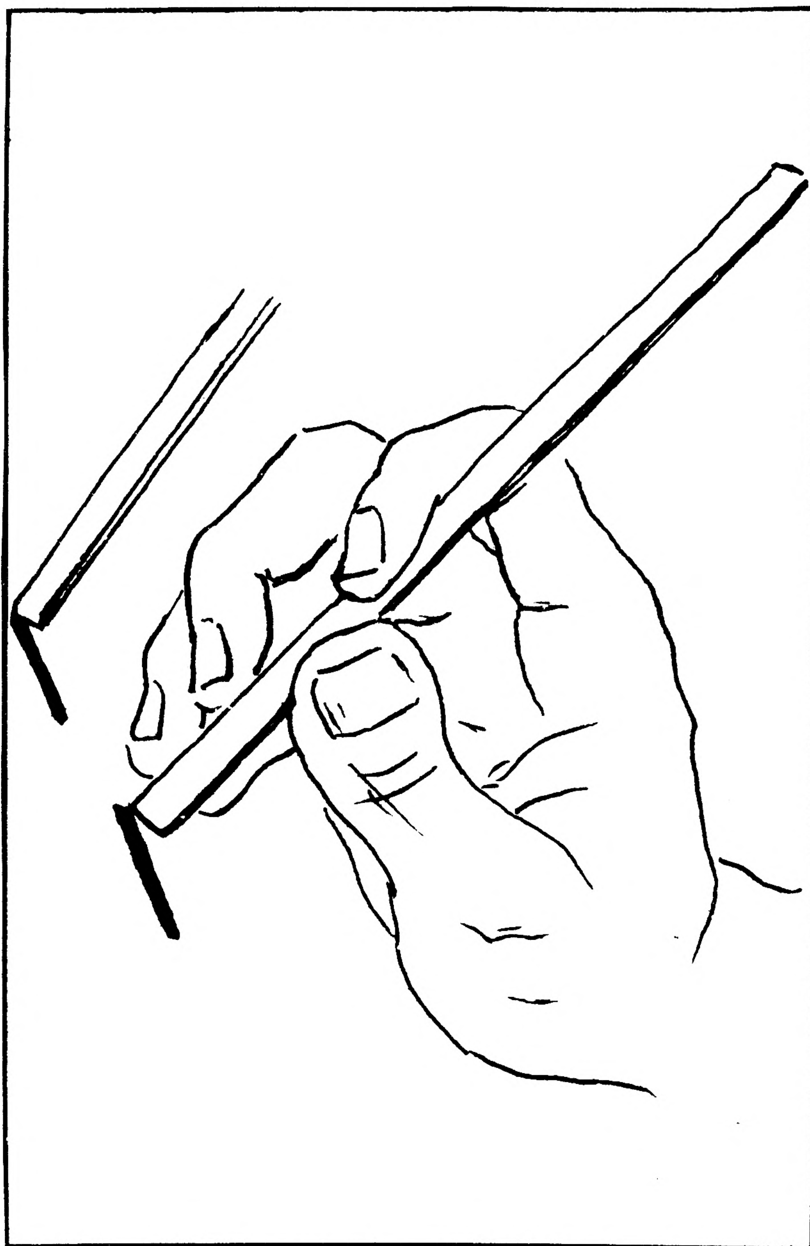
用刀

用刀之法。因其字體不同亦稍有異。蓋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稀密。畫有曲直。未可一概也。印大。肱力宜重。重則沉着蒼勁。印小。指力宜輕。輕則流暢。朱文宜秀雅清麗。白文宜莊重渾融。曲則宛轉而有筋脈。直則剛健而有精神。字畫疎密。輕重疾徐。宛轉高下。務使其得字體結搆之神韻。勿涉死板軟弱。心手相應。各臻其妙。楊長倩云。執刀。須拔山扛鼎之力。運刀。若風雲雷電之神。能意會此言。自得用刀之法矣。

刻印必先求執刀之合法。亦猶書字之講執筆也。執刀不得其法。事倍功半。徒勞無益。初學者往往如執鋼筆之狀。刀鋒自內向外直出。此法大謬。習而不察。欲求吻合古法。追蹤秦漢。烏可得乎。蓋此法僅能施於直筆。若宛轉綢繆之文。已感困難。且石印尚可刻入。而牙骨金銅晶玉之屬則不

能入刄矣。初學者最宜注意。若習慣已成。改之難矣。
執刀如執筆。刻印如書字。其理固一也。書字皆由外入內。由上而下。蓋取其逆筆之意。刻印亦然。刀鋒朝已。不可向外。惟書字宜用正筆中鋒。而刻印。鋒能正而刀榦則不可正。蓋刀榦正必直。而刀痕必細。未能成字也。古人作畫。亦每苦中鋒不易成畫。有側筆中鋒之語。刻印亦如此。故刀宜稍側。以鋒之一角着石。用鋒之角。不用鋒之刄。輕重徐疾。粗細得相宜矣。
執刀以拇指食指中指三指撮定。刀榦握緊。宜有力。無名指抵於刀後。小指輔無名指之後（見圖）於大拇指壓下。食指中指無名指抵上。之中使用鋒角。一起一伏。無名指徐徐輸送全體之力。集於腕指間。而尤得力於無名指也。若無起伏。則刀必直入。入石必深而不能向下輸送矣。古人有云。運刀時須先把得刀定。由淺入深。以漸而進。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寗使刀





不足。莫使刀有餘。蓋不足更可補。有餘不可救也。此須手知心曉。亦全憑眼察毫芒。所謂得以心。應以手。刀刀着意。字字精思。了無苟且。方稱完美。印文在刀鋒起伏之間。徐徐刻去。所刻去之石屑。紛雜印上。宜拭之去。以清字畫。前人多用口吹。此法極不可效。吹久必傷元氣。且一呼一吸之間。石粉更易吸入。實不衛生。宜用小指隨刻隨拭。使石屑填入刻去之處。印文則更較明曉。一舉而二得也。

刻白文。刀鋒當着字文內之外邊。則此外邊光整。不致如鋸齒之狀。一筆而下將印石掉頭。其他之一邊再行覆刀刻去。則字文全空也。刻朱文則刀鋒須着字外之邊。再刻其他一邊。則朱文宛然在目矣。刻急就章則又不然。其字文疎率。用刀宜單刀直入。如狂濤奔騰澎湃而來。隨興所至。不拘字形。鋒芒銳利而有勁骨。然非老手。不克臻此。如用覆刀。則無神氣矣。

石牙木竹銀銅之屬。均可以刀刻無礙。惟晶玉質堅。且光滑不易入刄。故大都用碾或以金鋼鑽刀刻之。若舊玉之質鬆者。亦可以刀刻之。至於古人所云輭玉之法及昆吾刀。未可信也。

昔人有用刀十三法之稱。即正刀正入法。單入正刀法。雙入正刀法。衝刀法。澀刀法。遲刀法。留刀法。復刀法。輕刀法。埋刀法。切刀法。舞刀法。平刀法。顧名思義。可得其概。正如篆書之三十二體。不足取法也。初學者每為所惑。斤斤乎以正刀。澀刀。留刀。單刀之辯。妄自效法。奇怪百出。為識者所不取。

昔人論印。於用刀之法。頗多可取。茲摘錄數則。以補未及。

周公謹曰。筆有尖齊圓健。刀宜堅利。平鋒不堅。猶之不健。不利猶之不圓。無鋒猶之不尖。不平猶之不齊。故用筆有中鋒。用刀亦然。如大匠斲輪。進

退疾徐。剛柔曲直。收住垂縮。縱橫舒轉。得心應手。行乎神悟。非可言喻。

吳先聲曰。白文任刀自行。不可求美觀。得時露顏平原折釵股屋漏痕之意。然此語難會。須得之自然。立意為之。恐傷軟弱。

朱修能曰。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正鋒緊持。直送緩結。轉須帶方。折須帶圓。無稜角。無臃腫。無鋸牙。無燕尾。刀法盡在此矣。若自小修大。自完修破。如俗所謂飛刀。補刀。救刀。皆刀病也。

秦爨公曰。章法字法雖具。而丰神流動。莊重古雅。俱在刀法。要使肥中有骨。而無臃腫之失。瘦中有筋。而無枯槁之弊。又如梓匠斲輪。莫可端倪。所謂無斧斲痕乃為貴。柔而不柔。勁而不勁。蒼然有骨。渾融古樸。

擊邊與具款

治印。完成其印之四圍。破角嶄齊。病於板執不化。須用刀輕輕擊其邊角。乃得神化。然擊邊之輕重適中。須領悟於古印。若能多摹古印。自能得其妙韻。惟今人每喜妄意敲擊。致字面損缺模糊。反失原印丰神。而猶自以為古。故擊邊一法。雖為治印者所取效。實當審印之適宜與否而定。乃不致為識者所譏也。

印之具款。亦如畫之題款。所以見鄭重也。於印文完成後。在印之側面鐫之。其法始自明代諸家。如文三橋何雪漁等。其始須書而刻之。一似書丹勒碑。故明代邊款多用雙刀刻成。與刻印無異。至清代西泠丁敬身輩始以石就刀。隨手鐫刻。而具款之法。為之一新。

治印雜說云。治邊款之法。其刀宜直豎。用刀釘下。使字之波磔自然顯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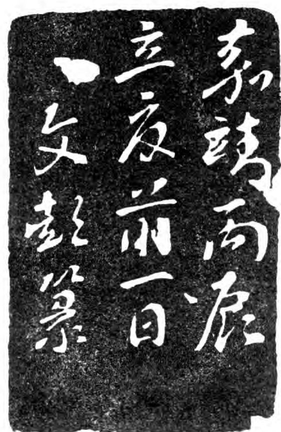
萬不可加以復刀。黄小松謂署款之法。宜握刀不動。以石就鋒。故成一字。其石必旋轉數次。前人署款之佳者。往往有似晉唐人小楷。至堪清玩也。

署款有一定之面。刻一面者。須在印之左側。刻兩面者。宜始於印前面（即向自己之一面）而終於左側。刻三面者。宜起於右側。而終於左邊。刻四面者。宜始於印之後面。而仍終於左側。刻五面者。當如刻四面之法。而終於頂上。刻印時。若印上有紐者。當先以紐定印之先後左右。其紐為瓦為鼻者。宜以二孔所在之面。定為左右。若為獅虎龜等紐。則以其尾所在之一面向己。其首無論向任何一面。均無關也。

邊款既成。若欲拓於紙上。須先將署款之面。塗以白芨水（清水亦可）乃覆以印紙（紙宜用中國上等連史紙）次以微濕之新筆。輕拭紙面。復次覆以他紙。按以手掌使之平直貼。此時紙已乾。另以他紙覆於其上。然後以棱帚力刷之。使其

字跡顯露。迨紙已大燥。即去覆紙。更使其紙面光滑。始能上墨。

上墨之法。先磨墨於硯。以磨成之墨。塗於小碗蓋或磁碟上。以拓包在印紙上下無字處遍。次拓至有字處。一再回環。使紙面上墨之色澤已毫無遺憾。則字跡已朗然在目。末將印紙揭去。而拓款之能事畢矣。若印紙與石不易分離。宜呵以口氣。則自易脫落也。



明人刻款







清人刻款

名家派別

古人刻印。不紀姓名。三代秦漢之際。印學鼎盛。攷其作家。無一可得。相傳秦傳國璽為李斯所篆。孫壽刻之。然此印不傳。魏晉以來。僅楊利韋誕之論。以工摹印名。典籍所載。僅此而已。蓋三代史官執簡。刀筆之用多屬文臣。故能分寸之間。圜轉自如。治鞁攻堅。皆成絕藝。商周之鐘鼎。漢魏之碑碣。莫不皆然。

自唐迄宋。漸變古法。趨尚工整。宣和印史。先存矩矱。錢舜舉。趙孟頫善治朱文。圓勁停勻。多玉筋之遺意。象牙犀角施之最宜。米芾。王銑自用印章。多比盤珠。平妥而有筋骨。吳鎮印。板而有理。皆冠冕堂皇。不失於正。風雅所及。乃為後世所宗。

元明易代之頃。會稽王冕。自號煮石山農。始用青田花乳刻成石章。以代

晶玉犀象。截切琢畫。稱具意氣。如以紙帛代竹簡。無人不稱便。從此范金琢玉專屬工匠。文人學士以牙石寄興。遂列藝事。

有明以來五百年中。篆刻之足言者。何暇數計。明季江浙間有文彭。皖南有何震。最負盛名。蘇宣歸昌世顧苓亦稱大雅。胡日從程邃。以醇正見稱。或以奇古見稱。清代巴慰祖。胡長庚。汪肇龍。合程邃。號稱歙四子。是為徽派。同時有董洵。王聲。各以復古名。力師秦漢。錢唐有丁敬。卓然大家。與蔣仁。奚岡。黃易。并稱四家。陳鴻壽。陳豫鍾。錢松。趙之琛。繼之。世稱西泠八大家。是為浙派。鄧石如筆意圓勁。時無其儔。吳讓之繼之。即所謂鄧派。上虞徐三庚。亦受其餘風。會稽趙之謙。兼具各體。亦自成家。近人吳昌碩。奇偉渾厚。豪爽之氣。別具一格。明代閩中有宋比玉。創以隸書入印。世稱莆田派。乃狐禪之流也。然自宋室南遷。文藝萃於江南。大江以北。不數覯也。

齊魯間。僅尹彭辭。王鎔歡輩。以平方正直見稱耳。川滇豫粵。雖有作家。要皆各派之支衍而已。至於女子治印。明有史癡翁姬何玉仙。清有梁千秋姬韓約素。俱臻精妙。

有清以來。印漸分派。創者無心。師者有意。賢者變之而益工。末流放蕩。乃見劣。然終不能出名派之外。茲將各派作者畧約述之。

文何

有明嘉靖之際。文物極盛。江南吳門沈石田。文衡山。唐六如。均以畫為海內所宗。而文唐尤工篆刻。雖不能直追秦漢。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蒼勁古樸。別饒雅趣。及文彭。文嘉（字休承）出。乃為有明一代之冠。風流所及。遍諸海內。作者興起。極盛一時。

文彭。字壽承。號三橋。衡山伯子也。周亮工印人傳曰。印之一道。自國博（即

（文彭）開之。後人奉為金科玉律。一時靡縵暢開風氣。丁敬論印詩云。三橋製作允儒流。步驟安詳意趣遒。何事陶庵印人傳。不知待詔先箕裘。（陶庵周亮工號）其推重若此。弟子何震得其傳。

何震字主臣。號雪漁。一號長卿。廣交蒯緱。遍歷邊塞。自大將軍而下皆以得一印為榮。篆刻一藝。見重當時。殆無逾此。嘗曰。六書不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筆。吾不信也。周亮工稱其印無一訛筆。學主臣者。以眾。蘇宣。金一甫。程原。梁袠。程樸等名於世。而尤以蘇宣。梁袠為最著。蘇宣字爾宣。一字嘯民。號泗水。名不亞於主臣。人稱何蘇也。

文何輩治印。乃變元人舊習。惜如新劍發硎。了無古意。世皆病其板滯近俗。然尚不無勝人處。及至後世摹擬。乃競巧鬬妍。毫無古法。刻者雖紛紜如蓮。而末流所歸。直同賤匠。飛鴻堂印譜所載。不少此類作品。沈心（房仲）

論印絶句云。鸞翥蛟蟠見古人。流臚韻格挹天真。埜狐禪踵雪漁派。全失

秦朱漢白神。其論至當也。









文彭刻





何震刻



蘇宣刻



梁袠刻

徽派

何震。新安人也。此為印學入皖之漸。繼之者不乏其人。程原。汪關。朱修能。汪宗周。程樸。汪宏度。江皜臣。程雲來。名家輩出。於是黃山一隅。印學之昌。直取吳門而代之矣。及程邃繼起。獨張一幟。力矯文何之失。蓋文何風習。充塞當時。變本加厲。直同匠人。有識之士。恥用其法。若梁袠。朱樞。江皜臣輩。皆有意矯之也。而程邃為最力。

程邃。字穆倩。號垢區。一字朽民。又號垢道人。其刻印。精研秦漢。章法謹嚴。而尤得力於秦朱印。及趙松雪諸家。不苟時習。而能自見筆意。後世多宗之。其鄉人繼之者。有汪肇漋。巴慰祖。胡長庚。黃呂。黃宗鐸。唐熉。程奐輪。程錦波。江德量等。就中以巴慰祖。胡長庚。汪肇龍三家最著。即所稱歙中四子。皆專學秦漢。自成一體。後人目之為徽派。

巴慰祖。字雋堂。號予籍。篆刻初宗穆倩。往往突過前人。浸淫秦漢。心摹手追。入於神境。超軼塵鞅。獨擷古茂。汪中巴予籍別傳稱其治印云。埏埴以為器。方圓具矣。而天機不存焉。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覽之者。終日不能窮其趣。然而不可施之以繩墨。聊聊數語。足為徽派諸子評也。

胡唐。又名長庚。字子西。號詠陶。自號城東居士。其治印殫精萃意為之。秦圓漢方。不必貌合。而神妙已入自然之境。雖入古印中。亦不易辨之也。

汪肇龍。一名肇瀧。字稚川。篆刻古致。得漢印之神者。

當乾嘉間。與巴胡齊名者。有董洵。王聲。雖或人分徽越。睽隔乎山川。客同江淮。尚徉於道藝。其力師秦漢。不同俗格。無以異也。是故有董巴王胡之稱。

董洵。字企泉。號小池。山陰人。刻印一以秦漢為宗。妙入神品。其朱文小印。

尤為卓絕。而款識蒼古。最為精妙。

王聲字振聲。一字寓恬。號于天。刻印規模漢鑄。筆力嶄然。不暇修飾。自然

入妙。且目力精逾常人。尤能作極小之印。




程邃刻







巴慰祖刻







胡長庚刻







董小池刻







王振聲刻

浙派

當徽派盛行之際。有西泠丁敬突起。乃雋印壇盟主之席。開千五百年印學之奇秘。世稱浙派之初祖也。篆刻一道。遂屬浙江。踵丁氏而起者有蔣仁。黄易。奚岡。及陳豫鍾。陳鴻壽。錢松。趙之琛諸家。號稱西泠八大家。雖與徽派并師秦漢。而能各得一體。印章至此。文何舊體皮骨皆為盡矣。

丁敬。字敬身。號龍泓山人。亦號硯林。篆刻古拗峭折。直追秦漢。於文何蘇程之外。別樹一幟。力挽矯揉嫵媚之失。海內奉為圭臬。豈僅為印鐙續焰之功邪。其取法既不墨守說文。又不拘泥一體。故其所見彌遠。所就彌博。其論印絕句云。說文篆刻自分馳。嵬瑣紛綸衒所知。解得漢人成印處。當知吾語了無私。古人篆刻思離羣。舒卷渾如嶺上雲。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可以窺其恉矣。魏錫曾論印彙錄。稱其朱文印從朱修能處得來。然其何曾拘於修能。後之師丁敬者。但知墨守丁敬。是以下也。

黃易。字大易。號小松。又號秋盦。其治印專師秦漢。為丁龍泓高弟。有出藍之譽。嘗謂小心落墨。大膽奏刀二語。實為治印之三昧也。

奚岡。字鐵生。號蘿龕。別署蒙泉外史。散木居士。篆刻雅雋。與丁黃齊名。

蔣仁。原名泰。字階平。號山堂。又號吉羅居士。女牀山民。其作印。盛稱丁敬。

嘗跋印曰。硯林丁居士。猶浣花詩。昌黎筆。當其得意。超秦漢而上之。歸李文何未足比擬。故蔣仁治印。亦最能得丁敬之神髓。

陳豫鍾。字俊儀。號秋堂。摹印得古法。與陳曼生齊名。秋堂專宗龍泓。兼及秦漢。曼生專宗秦漢。兼及龍泓。而皆不拘一格。秋堂又工小印。魏錫曾論印詩云。秋堂師硯叟。自謂得工整。媞媞復纖纖。未許康莊騁。小印極精能。芥子須彌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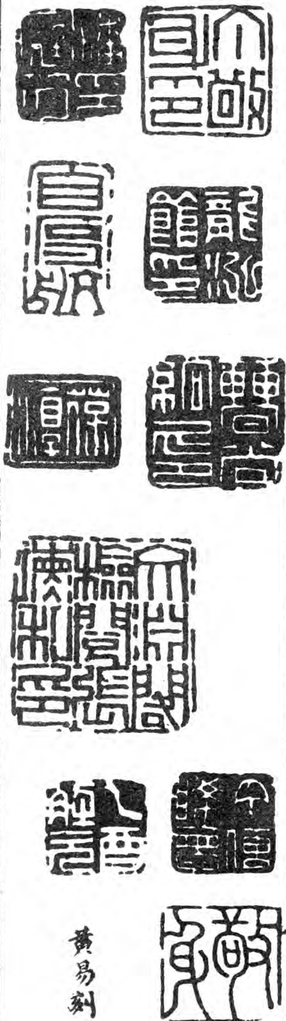
陳鴻壽。字子恭。號曼生。篆刻上繼四家。浙人悉宗仰之。

錢松。字叔蓋。號耐青。晚號西郭外史。刻印以秦漢為宗。出入丁蔣奚黃鄧陳諸家。嘗手摹古印二千餘紐。趙次閑稱前明文何諸家所不及。

趙之琛。字次閑。號獻文。篆刻得陳秋堂傳授。能盡諸家所長。為陳曼生所推許。

黄奚而下。皆師事丁敬。或為私淑弟子。諸家筆意古健。氣味宏厚。不愧大家。蔣山堂以古秀勝。奚鐵生以澹雅勝。黄小松以遒勁勝。陳秋堂以工緻勝。陳曼生以雄健自喜。錢叔蓋蒼莽渾灝。一如其人。惟趙之琛年事最晚。印格亦低。巧為鈎畫。總嫌小家氣也。

八家而外。富陽胡震字不恐號胡鼻山人亦以善學丁敬名。能得所傳。蒼潤之氣。不在趙之琛下。惟其非籍於西泠。不得并稱也。學浙派者至衆。惜多墨守軀殼。鋸牙燕尾。千篇一律。豈復有丁黄之遺意歟。


黄易刻
丁敬刻
















陳豫鍾刻



蔣仁刻




陳鴻壽刻



奚岡刻







錢松刻







趙之琛刻



胡震刻

鄧派

鄧琰字石如。一字頑伯。號完白山人。懷寧人。書法剛健渾厚。曹文敏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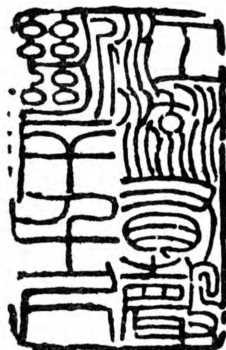
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其篆刻亦如其書。戛戛獨造。出入秦漢。自成一家。不落人家履跡。氣象萬千。不可逼視。鋒勁剛健。姿態婀娜。後人謂其書從印入。印從書出。在皖宗為奇品。世稱鄧派焉。於浙徽二派之外。鼎足而三矣。傳其衣鉢者。以其弟子包世臣吳熙載及胡澍周啓泰等為最著。上虞徐三庚。亦受其餘風。

包世臣。字誠伯。號慎伯。晚號倦翁。得完白山人真傳。然不多作印。

吳廷颺。字熙載。號讓之。印本其師法。稍出新意。雖峻拔戛盪。不逮鄧氏。而隱練自然。不著氣力。神游太虛。若無所事。即鄧氏或遜之。後人之師鄧派者。多舍完白。而就讓之矣。

徐三庚。字辛穀。號井罍。又號袖海。自號金罍道人。刻印上規秦漢。下參完白。其朱文如吳帶當風。姍姍盡致。能於吳讓之趙撝叔諸家而外。別樹一

幟。近時篆刻者多宗之。


鄧完白刻







吳讓之刻







徐三庚刻

趙之謙與吳俊卿

會稽趙之謙。字撝叔。號益甫。又號憨寮。初字冷君。亦號悲盦。晚號无悶。與吳讓之同時。其治印初出於讓之。後乃專師漢印。兼及權量。詔版。泉布。瓦當各體。無不取法。融會而貫通之。窮數十年之力。天資人事各盡其妙。與完白。讓之鼎足而三。在印林中別具一格。當浙派橫行江南之際。竟不受其習。所見卓絕。其書吳讓之印稿云。浙宗自家次閑趙之琛後流為習尚。雖極醜惡猶得衆好。可知其概矣。然其論印。則盛稱丁黃巴鄧。不拘一家之見。其作印。隱健雄渾之風。足矯浙派末流之失。自其能在印林中岸然獨步。為後人所法。則固宜也。傳其後者。有徐堯等。

吳俊卿。繼撝叔之後。為一時印壇盟主。其氣魄宏大。天真渾厚。純得乎漢法。吳氏身兼衆長。特以印為最。遠邁前輩。不可一世。即東瀛海隅。亦競相

爭效。然得其真傳者。能有幾人也。













趙之謙刻











吳俊卿刻

閩派

漢印多平正方直。唐人朱文。屈曲盤回。已失古意。趙凡夫創草篆。人多議之。明代莆田宋比玉。乃以八分入印。別創一格。後人競效之。乃稱莆田派。亦曰閩派。要皆野狐禪之流。不足為法。海甯周春論印詩云。閩說莆田宋比玉。創將漢隸入圖書。愛奇競道翻新樣。古法終、嫌盡掃除。具論至當也。

後人或以閩中練元素。薛穆生。藍采飲諸家。亦目之為莆田派也。

宋珏。字比玉。自號荔枝仙。

練元素。

薛銓。字穆生。

藍漣。字公漪。號采飲。

印論

古人論印之書。其稗益於治印者。殆倍蓰於印譜也。惜多傳抄剿襲。千篇一跡。陳陳相因。數典忘祖。使人望而生厭。不煩終讀。茲將諸家印論擇其尤者。撮錄若干則。以補前述所未及。惟多取於理。少取於法。視之雖若泛論。然能深參其秘。亦足成家也。李陽冰曰。摹印之灋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吾丘衍學古編

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輕重有法中之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筆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印之神品也。宛轉得情趣。稀密無拘束。增減合六法。那讓有依顧。不加雕琢。印之妙品也。長短大小。中規矩方圓之製。繁簡去存。無懶散局促之失。清雅平正。印之能品也。 甘暘印章集說

印有五要。蒼拙員勁脫。有四病。嫩巧滯弱。全要骨格高古。全要姿態飛動 沈從先印談

學無淵源。偏旁湊合。篆病也。不知執筆。字畫描寫。筆病也。轉折峭露。輕重失宜。刀病也。專工之趣。放浪脫形。章病也。心手相乖。因便苟完。意病也 陳克恕篆刻鍼度

昔人論篆有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可謂善狀 趙凡夫篆學指南

周公謹曰。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人眇一目。味此二語。印法大備 趙凡夫篆學指南

大抵制作須著劊子手段。鑑賞須著金剛眼睛 仝上

筆有意。善用意者。馳騁合度。刀有鋒。善用鋒者。裁頓為法 程彥明印旨

神欲其藏而忌於暗。鋒欲其顯而忌於露。形貴有向背。有勢力。脈貴有起伏。有承應。一畫之勢。可擔千鈞。一點之神。可壯全體。泥古者。患其牽合。任巧者。患其纖麗 程彥明印旨

楊長倩云。立志不虛則見聞必寡。賞鑒不博則杜撰必多。秦漢璽章。不徒見其文如見其人。或成有疾徐。興有濃淡。雖破壞刓缺。必洞見其血脈而後已 朱修能印經

印雖必遵秦漢。然元明諸公之印之佳者。亦可為法。惟時尚習氣。斷不可使毫釐染於筆端 陳西蕃印說

篆刻一技。亦可怡養性情。若專求精工。未免耗損精神。亦乏天趣。坡仙云。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熳是吾師。此二語最得怡養之術 仝上

黄魯直云。惟俗不可醫。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駔儈之氣。令人不可

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惟胸饒卷軸。遺外勢利。行墨間自然爾雅。第恐賞音者希。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 袁三俊篆刻十三畧

印之宗漢也。如詩之宗唐。字之宗晉。學漢印者須得其精意所在。取其神。不必肖其貌 吳先聲敦好堂論印

摹印有多少難處。要曉得篆字源頭。又要曉得古印法度 汪維堂印論

摹倣史籀秦漢文貴化而不泥。脫而傳神。否則依樣葫蘆。曷足貴乎 仝上

摹古印。如擬古詩。形似易而神理難 朱修能印章要論

章法。如詩之有律。雖各為一句。而音實相粘。字法。如周書備編。文雖同義。而各有所宜用 沈從先印談

章法貴相顧。字法貴相別 仝則

藏鋒歛鍔。其不可及處。全在精神。此漢印之妙也。若必欲用意。破損其筆畫。殘缺其四角。宛然土中之物。然後謂之漢。不獨鄭人之為袴者乎 仝上

何雪漁曰。下筆如下營。審字如審敵。對篆如對壘。臨刻如臨陣。以意為將。以手指為卒。以坐落為形勝。以識藻為糧餉。以意義為甲冑。以毫管為弓矢。以刀挫為劍戟。以布算為指揮。以配合為變動。以風骨為堅守。以鋒芒為攻伐。以得意為奏凱。以知音為賞功 陳克恕篆刻鍼度

程遠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大都與人品相關。故寄興高遠者。多秀筆襟度豪放者多雄筆。其人俗而不韻者。則所流露亦如之。昔陳韋中有相印經。視印章能占休咎。有以哉 陳克恕篆刻鍼度

不著聲色。寂然。淵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禪理者也。形容飛動。色若照耀。忽龍忽蛇。望之可掬。即之無物。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嘗之無味。至味

出焉。聽之無音。元音存焉。此印章之有詩者也 沈從先印談

印質印紐及用具

印質

古印以銅為最多。金玉牙石鉛鐵等僅百之二三而已。及元代王冕始以花乳石治印。一時文人以其易於受及。競為取用。此乃印質之一極大轉變。而後世印學之復興。實有賴也。茲將各種印質畧約述之。

玉

古人印用玉者。取君子佩玉之意。三代民無尊卑。共得用之。秦漢來天子多用之。私印中偶或見之。其文温潤。別饒風趣。愈舊愈神。

金銀

金銀印。古人以別官職之大小也。私印中亦有之。惟純金印極罕見。官印多塗金而已。金印。其文和而光。雖貴重。難入鑑賞。銀印。其文柔而媚。刻則

膩刀。若製小印。玲瓏可喜。

銅

古代官私鉩印皆用銅。其文壯健有神。現代發現之古銅印中。每有金屬劑合之。有黑如漆。瑩如瓷。為紫褐色者。常多銀。有作青黃色者。謂多金。然皆有銅質為主。以摻合之。故露微綠色。體質硏鍊。工尤精密。入土數千年。燥濕不能剝蝕。鋒芒閃爍。如發新硎。尤屬罕品。

鉛鐵

古印中。鉛鐵印亦希見。巨印中稍有之。明代御史用鐵印。以取無私之意。其質易銹斕。故流傳者絕少。黄錫蕃云。按印之有鐵。猶泉之有鐵也。制亦古雅。宋清溪印典所未採入者。

寶石瑪瑙琥珀蜜臘等

寶石。瑪瑙等印。多硬不入。及第可備以飾觀而已。

水晶

水晶。古少為印。近有用者。但亦艱於刻。且其文滑而膩。晶之種類。有墨晶。茶晶等。

象牙犀角

象牙。犀角。古印中亦以別官爵也。象牙。其質軟。刻白文無神。刻朱文以細緻為上。唐宋以來多用之。犀角質粗軟。不足玩也。

磁及紫砂

磁印。紫砂印。唐宋來始用為私印。惟硬不易刻。

黃楊竹根沉香伽楠等

黃楊。竹根等印。其質鬆軟。不易用刀。乃聊備一格可耳。非篆刻家所尚。

瓜蒂果核

近人有以廣東橄欖之核。及較堅質之瓜蒂為印者。頗為新穎。橄欖核尚易受刀。瓜蒂質鬆。較難。與黃楊竹根等印相似。

石

印石種類不一。要其可用者。僅青田。壽山。昌化數種而已。楚之荊州。滇之武定。魯之萊州。燕之豐潤房山皆出石。然不及青田等遠甚。

青田石

出浙江處州青田縣。多夾頑石而生。其材難得大塊。其理細膩溫潤易刻。得盡筆意。通體明瑩。照之燦若燈輝。故有鐙光凍石之稱。為青田之佳品。亦印石中之最上乘者也。妙在不堅不燥。易受印色。拓之最明顯。其次為魚腦凍。色白如魚腦。又有黃色凍。類蜜臘。光潔可愛。稍遜燈光。惟近時挖

掘迨盡。新出者絶少佳石。多畧帶黃色。非惟凍石難覓。即老坑者亦不可得矣。

壽山石

出福建省城外。北六十餘里芙蓉峯下。田中者最佳。作黃色者。即田黃也。舊志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以艾葉綠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紅又次之。有田坑。水坑。山坑之分。康熙間采之者最眾。石作五花。白而明瑩。黃而透熟。其上多刻紐。頗工緻可觀。

昌化石

出浙江昌化縣深山中。求之甚難。多作五花色。純雞血紅者為最佳。今甚難得。白而間鮮紅點者亦罕見。惟紫黑而硃砂斑者尚有。純白而無雜色者亦可取。今人多以雞血紅之多寡計值。然此石往往有砂釘與筋。且性

膩難刻。不若青田壽山之適刀法也。

雜石

大松石。出甯波大松所。其質類玉。間有洒墨黑斑。真者稀少。假者燒斑僞造。亦外貌然耳。

莆田石。出福建莆田縣。石如哥磁。多冰裂墨紋。

寳花石。出天台。形如壽山石。然其質粗鬆不足取。

楚石。出湖廣。黑如退光漆。其質軟且裂。極易禎敝。

萊石。出山東萊州。石色綠如玉。質鬆脆。以之篆刻。不能耐久。

朝鮮石。色如碧玉。質硬且易裂。不足取也。

煤精石。出陜西。色光黑而質堅潤。體輕似烏犀。

綠松石。堅而難刻。綠礦石。較易着刀。蒼翠可愛。為銅之苗。均出滇南。

房山石。出直隸房山縣。色似青田。性鬆嫩。有混充燈光凍者。或煮黃混充田黃。

豐潤石。出直隸豐潤縣。石色青綠。質軟膩。石之下駟也。

印紐

三代古鉢多作壇紐台紐。制作均極古樸。其鐫鏤雕琢雖尚簡畧。而能於渾厚之中見其秀麗之意。壇紐多尚方圓式。以象封禪築壇也。間有亭式。高至兩層。或平薄如片鐵。或四面嵌金銀片花紋者。

肖形印紐。四旁皆成物象隆起。乃即其印文之圖案也。

秦漢以來官印多用紐制。以別職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槖駝紐。列侯。金印龜紐。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以下。銅印鼻紐。陳制諸侯二品以上。金章紫綬。龜紐豹紐或獬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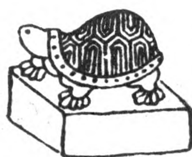
三品。銀章青綬。為龜紐或熊紐羆紐羔紐鹿紐。四品。銀印青綬。珪紐兔紐。其他銅章為環紐。國有定制。不能私易之也。私印則不然。其為龜為螭為獸為壇為瓦為鼻。各惟其好。無定制也。印紐之異形者。當推泉紐。然不數覯。清咸豐初秦中頗多出土。皆工妙可玩。印甚小。紐大且倍之或數倍之。有絕大者。或兩面均作盤螭文。或兩面均圜列小五銖泉。四中轂一常宜子孫錢。史有環列小篆書十二字者。紐上均有穿制。極精妙。後附三式。畧窺一斑而已。

子母套印。母則紐鑄母獸。子則子獸。套成如母抱子之形。通常多從邊出。黃錫蕃曰。錢作溪得子母印。龜紐。子印從首出。是又別格也。

自元以來。銅以易石。而牙石易於鐫琢。故於紐制尤無定法。各從所好。或因材琢紐。或因性琢紐。山水人物花鳥蟲獸無不酷肖。好事者之為也。雖

奇巧可人。不過玩好。其典雅渾樸。則勿及古印也。

近者復有仿古銅印紐制者。惜雕琢過甚。未能存真意耳。











龜紐





駝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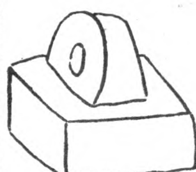




獸紐



覆斗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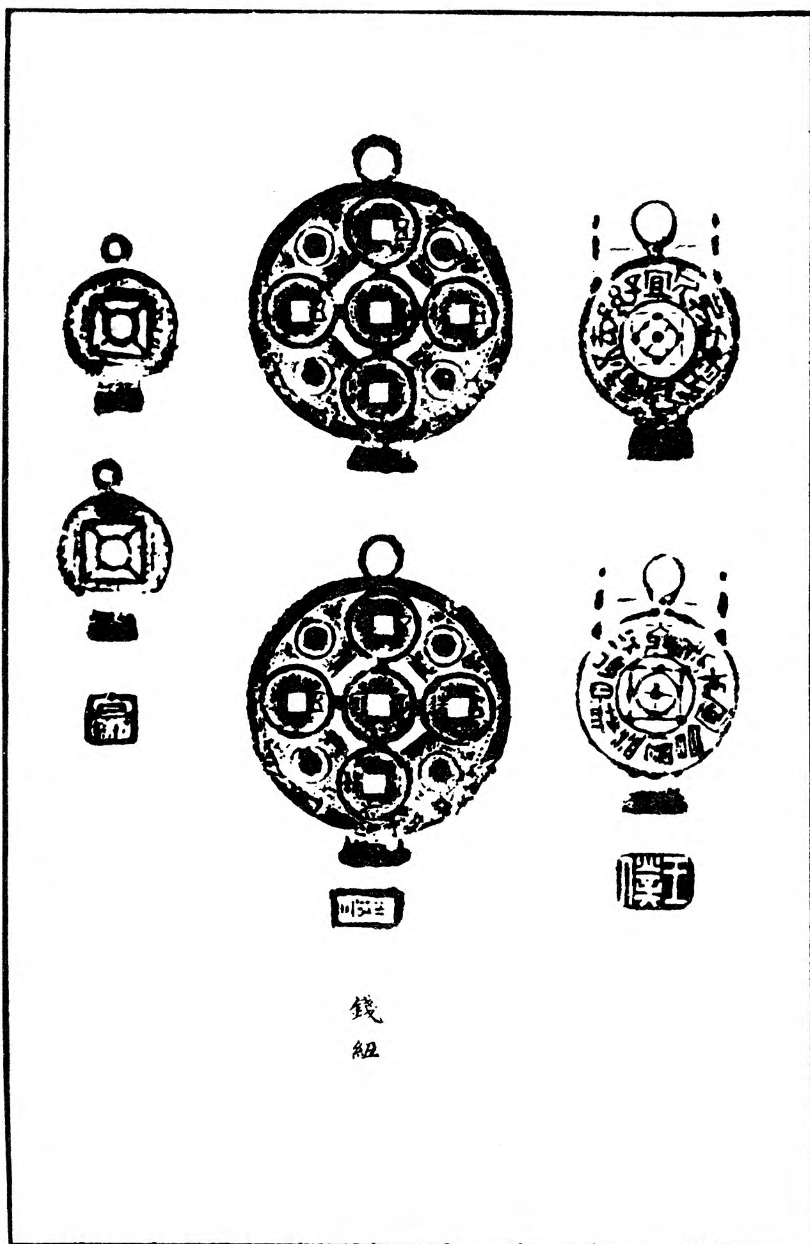


鼻紐





瓦紐



錢紐

用具

欲工其事。必先利其器。其器不利。則其事難工。治印者於治印之具。自當亦有所計及。茲分述之如下。

刀

刀為治印必須之物。然其使用不同。其式亦異。刻石者當備大小二種。至於古人有尖頭刀。刻水仙花刀。飄帶頭刀。錐形刀等等之名稱。實均可無須也。小刀闊約四分。大者寬六分。長均當在六七寸間。刀身宜厚約二分。厚則重。能釘下有力。刀頭宜平。雙出口為佳。雖金銀銅鐵及舊玉之質鬆者。均能刻之。刻牙犀竹木之屬。其刀鋒須薄而利。其轉折自較流暢。若刀幹作細圓者。尤宜刻玉及玉之屬。以平頭刀為宜。用其四稜角。鋒利無比。或以金鋼鑽嵌入錫幹中作刀。刻玉最宜。或謂古人以昆吾刀刻玉。今未

可考。或謂昆吾産銅。其刀當係銅製者。當俟識者證之。至於練刀之法。瑣煩異常。市上所售頗多佳者。茲畧而不述。

印牀

印牀之為用。係以之固定印質者。刻晶玉金銀之屬不可少之。刻牙石竹木則無須用也。有木製者。其木質宜堅。又有鐵製者。各有所便。

印色

用以鈐拓。以代古之封泥也。色有硃砂硃標廣標等。市上售者頗可合用。以彰州及杭州西泠印社所製者最負名。其製法亦煩。其油最難蒸灑。自製者有時反不若市上之佳。茲錄其法於卷末。以為學者參考。

筆

書印之筆與鬚眉筆類似。鋒宜尖細。以便篆小印。中國自製之白圭最適

用。

砂紙

用以磨石。宜備粗細二張。

油紙

為初學摹印所必需。其紙宜薄且明。

印規

用以正鈐印也。鈐印最易偏歪。殊失雅觀。若依此規鈐下。則無左右偏欹之病。然初鈐者用之固宜。切不可成習慣。不然無印規則不能鈐印矣。

印刷

其用有二。一以滌刷印面。不致為油硃所膩。可以用牙刷代之。一以拓邊款。即俗名老虎帚。以棕為之。可於市上購得。

拓包

為拓邊款所必需。製法取新棉絮少許。裹以油紙。次再加嗶嘰一層。最後裹之以帛（須極光滑用緞最佳）而以綫緊紥即成。

印色池

印色池。惟磁器最宜。若瓦器耗油。銅錫有銹。玉與水晶及燒料俱有潮濕之弊。大害印色。近有以石為之。亦不適用。其盒背宜高。印色不致沾污也。

印觔

用以拌翻印色。或用角製。或用骨製。以不吃印色者為宜。當常置匣中。以待應用。市上售印色者多有附之。

附錄

用印法

古人用印每有法度。凡卑幼致書於尊長當用名印。平交用字印。尊長與卑幼可用別號印。用於詩文者名印當在上。字印當在下。道號又次之。蓋先有名而後有字有號故也。試看宋儒真蹟中。用印皆然。今人多不講此。

或謂印有大小。小者在上。大者在下。庶幾相稱。此世俗之見也。

凡印畫款一名一字為正。如款字細小。地位逼仄。宜用小聯珠印。自見精巧。若題姓名類。可用字印。題字款用名印。若不寫款。必當用姓名印。使人易知也。具道號別號款者亦同。至於引首印及押角印。當審地位之適宜而定。印章宜用精巧者。最忌於一畫之上姓名字印齋館閑草印累累然盡鈐於上。實傷大雅。其鈐於收藏古書畫上者。當看字畫之大小而適用

之。其地位最要注意。以不損字面或畫面為要。普通總用小印為宜。

印色通用朱色。嘗見古人簡札中。間有用墨者。或用青者。考之。皆制中不忍用朱。故易之耳。觀此可見古人之敬謹。

製印色法

治印雜說云。治印固佳矣。然無鮮艷奪目之印色以配之。則雖有八家絕作。亦將如蒙不潔之西子。為之減色不少。是故製泥之法。亦不得不一研究之。製印泥不難。難於得佳製之油。前人多用草麻子油。以其勿晒即可取用也。然久必變黑。當用菜油為佳。又有以蜜調珠名曰水砂者。當時色頗鮮明。然蜜不耐久。久必致滿紙皆紅。甚至模糊一片矣。

製油宜先將菜油置於盤內（盤須淺）覆以玻璃。惟不可蓋密。須稍墊一角。約二三分。使水氣得出。然後每逢三伏曝於烈日中。約二三年（愈久愈妙）使其色

白。如熬成糖汁。滴紙不暈。則油成矣。
製油之外。則揉艾尚矣。取新艾去粗硬。洗之極淨。細磨細篩約十餘次。視其黑皮已盡。乃盛以麻布袋。置淨鍋內煮之。一再換水。迨水滴白紙已無痕跡。復浸以清水一宿。次日晒燥。再磨再篩。再搓再擦。以白淨為度。大約新艾一斤。可得製艾二三錢至一兩云。
製油揉艾均已妥善。餘事則為研硃。製印泥之硃。不外硃砂硃標廣標三種。用時可隨所喜而擇之。大概硃砂之色深紅。廣標之色微黃。而硃標則介於二者之間者也。研硃之法。不過取所備之硃。研之極細。無絲毫顆粒。已堪適用。
末取研成之砂。入油少許。但令砂濕。研數千轉。乃加油。復研數日。日萬轉。然後以少量之艾。遞次加入。遞次研磨。約一月則印泥始成矣。惟配合之

量。最宜適當。否則前功盡棄。挽救莫及矣。大約每砂一兩。配油三錢或三錢五分。而艾則僅須四五分已足。萬不宜多置也。

篆刻入门

上海书店印行

[illegible]六角

三[illegible]九·十·市十